



甘泉鄉人稿卷六

嘉興錢泰吉輔宜

跋宋政和二年杭州鹽官縣社稷壇碑

舊志謂社稷壇在城北白馬廟後政和間令歐陽珣即其舊而新之此碑所記是也紹興五年刁廡建學記刻於碑陰故今在訓導署大門之南壁刁君建學撤老氏葆真宮材為之不知何緣記文刻於社壇碑之陰然吾禾政和間崇德縣社壇碑文至元嘉禾志已謂磨滅不可讀此則上方圖式及記文皆完善亦賴存於學宮爾碑言詔書增崇社稷之制列為圖以頒焉徽宗崇寧初

嘗詔郡縣謹祀社稷及政和元年五禮新儀成御製序
文以行此為政和二年記蓋新儀成之明年也朱子州
縣社稷壇說即據五禮新儀故皆與此碑圖說合碑後
列將仕郎縣尉管勾學事陳逸將仕郎主簿管勾學事
侯椿通仕郎縣丞管勾學事沈碑文沈下一字剝落周
松靄海昌勝覽卷九注
云沈文林郎行縣令管勾學事勸農公事兼監鹽監歐
陽珣四人銜名皆管勾學事是時縣學無專官也按文
獻通考神宗初年詔令中書采訪逐路有經學行誼者
各三五人雖未仕亦給簿尉俸使權教授他路州軍高
宗紹興十八年江西轉運賈直清奏請立縣學於縣官

內選有出身人兼領教導尋下國子監參酌措置欲比
附舊法縣學委通知於令佐內選有出身官一員兼領
教導謂比附舊法則令佐兼領教導由來已久陳侯沈
三君其皆有經學行誼及有出身官歟舊志職官表未
列其名故詳誌之同官四人皆管勾學事亦舊志事之當
錄者

跋紹興五年鹽官縣學記

胡瑄字德輝晉陵人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陳少陽上
上書德輝視其草謫蒼梧有蒼梧集尋召為郎後以李
莊簡之客見惡秦檜坐廢飢寒困餓以死詳楊誠齋所

撰序文中綜其生平不愧橫浦之友矣此碑結銜為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則自蒼梧召用時也橫浦於紹興二十八年為崑山縣學記末有馬融陸淳許敬宗班固柳子厚為孔門罪人語或謂託此以諷遂不入石胡君此文謂不孝者位中司創為學法不忠於君也位宰相而布其法於天下人將焉取師所言激直甚於橫浦刁君不以為嫌而大書深刻之刁君之賢固勝崑山令亦適會秦檜偶斥趙忠簡張忠獻同平章事賢者立朝士氣得振耳篆額者喻樛字子才南昌人建炎三年進士紹興十年與橫浦同為秦檜所貶斥蓋亦橫浦之友

也海昌脩學之碑此為最先撰文及書篆之人皆正人君子此真嘉祥之應感召之符宜乎名賢輩出文物聲明甲於浙西矣泰吉願與同志之士時時省覽以相勸勵云

跋開禧元年鹽官縣脩學記

泰吉按鍾必萬岳陽人淳熙十年任鹽官主簿慶元三年為曾伋撰重脩雙廟記曰書來云云則不知官於何所惜舊志錄雙廟記失載結銜莫由考核矣此碑書朝奉大夫□管台州崇道觀當是宦成而請祠祿故云欲老海昌之土也 曾伋字彥思隆興二年知袁州為郭

氏雍撰傳家易說序見 四庫聚珍版書紹興二年佐
鹽官知縣陳恕脩雙廟慶元二年落成鍾氏撰記稱為
邑之隱居南豐曾以此開禧元年碑則曰主學隆興二
年至紹熙二年凡二十八年紹熙二年至開禧元年
又十五年不知何緣罷官而隱居於此且於守郡四十
年之後乃為鹽官主學也 鄒應龍字景初邵武軍太
甯人慶元元年進士第一 易祓字彥章潭州甯鄉人
淳熙十年上舍釋褐出身

跋宣和二年鹽官縣聽壁記

陳君有丞聽記今石刻不得見此碑之陰幸開禧年刻

脩學記得存於學宮爾數十年來置近牆壁無知之者
泰吉始物色得之前年脩學乃移牆護碑此文始得見
於東廡可以推拓矣惜下半斷裂數處當覓良工補綴
之州志職官陳昱建安人宣和二年任見郡志一云政
和八年任泰吉案蔡志亦作宣和二年任當即據作此
記之年然記文云僕為之丞同事最久則非宣和二年
始任也成化志許志錄陳君所撰丞聽記謂政和六年
余來為丞陳君自述涖任之年不當有誤一云政和八
年者亦僅據撰丞聽之年爾

跋元加封孔子碑

兩浙金石志謂大德十一年詔書傳世甚多當時學宮
盡刊然所錄亦惟杭州府紹興府嘉興縣麗水縣四碑
至大二年太保三寶奴奏奉聖旨文則惟錄紹興府碑
他處不見或其文亦在碑陰不及推拓歟杭府學碑刻
於至元二年丙子有西湖書院山長陳泌跋此則更後
府學碑二年舊志謂李愍於至元丙子捐俸脩學樹碑
蓋在脩學既成之後矣至大三年閻氏撰記文亦金石
志錄他處碑所無也史稱成宗即位即詔中外崇奉孔
子然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於他署及大德六年
始建廟京師十年廟成行釋奠禮始定樂章十一年始

有加封之詔故海甯知州高源張珪忽都賈鏐等於大
德初相繼脩學蓋亦承奉詔書也惜訓導陳登記文不
傳末由考見其本末矣李侯愍脩學見於舊志而刊刻
詔書則舊志皆未及蓋文在碑陰傳拓者希也

跋元至正十九年海甯州安民碑

州志據是碑撰名宦傳而王公輔作王輔蓋誤以公為
稱謂也碑文謂至正十六年四月江浙省叅納麟哈刺
通奉公以宜興師旋浙江通志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失
載納麟哈刺篆額之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馬合謨亦未
見於通志書碑者為承務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

司都事王德璋按元制行中書省有都事二員通志職官不列都事故王德璋之名僅見於此碑乾隆府志同知失載咬住萬曆府志列咬住於總管皆當據此碑補正之至正十六年適當張士誠擾害江浙之時納麟哈刺之旋自宜興楊完哲之克大麻慶童之討華亭皆當為士誠也碑文刻於至正十九年是時士誠已請降授官其弟士信方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故不斥言之爾元史慶童傳謂海甯地瀕海磽确民甚貧慶童出鎮二年盜息民阜與此文所言以鎮禦駐州合王君之能安民固賴慶童為之總轄慶童之著名蹟亦幸得王君之

招諭綏懷以佐成之耳不然凶暴若完哲慶童縱能控制之苗兵之縱肆橫索里閭非司牧者得其人則此州之民其不為海鹽趙初心之焚掠也幾矣偶讀海鹽縣圖經所載樂郊私語及輟耕錄記楊完哲者事因附著之完哲史志及他書皆作完者獨此碑作完哲去碑文叙述簡明正書頗似虞永興亦幸存於學宮不至剝蝕也

跋元海甯州題名記

宋時某氏為大梁劉君誠之撰縣令題名記趙無聲脩志時從圖經得其半錄於備考紹興九年張無垢為無為胡虢與立撰續題名記備考全錄其文今亦不得見

矣此碑在州治鑄銀鑪旁余求索逾年始拓得之僅自
至正十六年至二十二年止其前固缺而不錄後亦無
續為之者故元代職官存於志乘者姓名寥寥後雖考
之載籍增補數人然散佚多矣記文為教授徐中撰而
教職不列題名何也備考錄宋題名記頗備此碑乃見
遺殆搜訪未及歟記文謂觀保見宋縣尉廳題名記感
而刊石縣尉廳題名記自來無志之者蓋碑碣苟非世
所寶貴往往為白科為柱礎雜廁瓦礫間否則磨治以
刻他文若此碑下截隱隱有趙孟字亦不知舊為何刻
也即未磨滅而刻他文於其陰轉以舊刻為碑陰陷置

牆壁不可得見如陳昱縣聽記近在學宮而趙氏備考
錄丞聽記而反遺縣聽今則縣聽記獨存丞聽記不知
位置若何矣噫託之貞石猶不得久傳於世幸而得傳
顯晦又有時世之敝精神於文字者良可悔已然維持
防護使殘賸之石不至埋沒棄擲以負前人鄭重撰著
之苦心以為後來之考鏡亦士君子所宜然也褚真以
篆隸名見書史會要何思誠頗書頗近趙子昂蓋時尚
如此職官先後序次參差亦其疏也

跋元至正二十一年海甯州脩城碑二則

海甯州城築於元至正十九年舊志錄貢氏師泰詩序

謂不數月而堅壁高壘屹然為東南保障姚氏桐壽樂
郊私語亦謂張氏於十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本年十
月迄功而此題名乃在二十二年殆是時始建宣德水
門故立石於門中歟張士誠於二十三年始稱吳王則
二十二年省院委官猶聽命於張氏也萬歷杭州府志
職官表號為詳密元時經歷有王明善李全二人而沈
士敬不見於表則此數行刻字不僅足補州志矣樂郊
私語謂張氏大城武林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
築皆裹糧遠役督事長吏藉之酷斂鞭朴捶楚死者相
望而新城碑記至以南仲山甫為譬海鹽縣圖經詳載

其詞讀者輒為慨歎貢玩齋衆望所歸乃亦為都事陳
元龍作城海甯詩序何也豈容作苦於役而土著之民
得新城之保聚不聞愁歎歟抑主之者果能聽民自定
其力均其徭而大小相勸歟否則其文他人託為之非
出於玩齋歟未可知也此碑但記歲月及官吏姓名而
無頌禱之詞猶為質實道光二十一年知州宛平許侯
發和勸募重脩城垣監生唐元董其役始得此文以示
余擬仿其意刻石記工已而不果今許侯唐君皆已下
世重觀此碑因附誌之至正二十一年知州為陳文仲
而提調官但列達魯花赤高昌善卿即觀保也豈知州

不與築城之役遂不具名歟亦質實之驗也

貢玩齋有書扇送張天爵詩云海昌城頭築城散堂帖
忽催簾外官且向文場了公事四郊烽火正平安天爵
吳郡人崑山州同知子英子至正十九年任海甯州判
官築密菴以養親玩齋為之記詳見甯志餘聞據此詩
則天爵亦與脩城附誌之

跋安國寺經幢

咸通幢下佛像八石每石兩邊題字各一行惟世尊舒
金色臂云云只一行自來椎拓所未及兩浙金石志不
及錄釋達受六舟始載於補金石志道光丙午秋日屬

海鹽胡穗生精拓數通余與管芷湘偕至幢下審視幸
無風雨三日而畢乃依次錄之三幢經文則打碑人所
拓然自春發願踰夏涉秋始成或牽於他事或以陰雨
烈日猛風不可措手雖近在目前椎拓非易也令洪書
幢金石志所載紀年今但有昌字可辨會昌四年幢則
金石志所錄唐會昌四年四月十五日弟子一行下隱
隱有十餘字精拓數通惟惟那僧三字稍分明餘則不
可模擬矣咸通幢則惟拾壹阡阡字缺今距儀徵相國
搜訪摹搨時已四十餘年字蹟不甚剝蝕亦以州人鮮
愛重之者數十年中椎拓無數次轉得保其殘賸耳舊

志云慶善寺千佛閣門外善見橋側有唐咸通年所立經幢按臨安志謂是大中間非咸通也幢已久失莫由考核矣

跋惠力寺經幢

仲魚之跋詳矣方藹陸傳鈞皆足補金石志之缺以今拓本細審之又得典座二字與金石萃編所收會昌元年重脩大像寺記典座惟釗可相證佐亦一快也惜硤硤川續志不錄題款全文若得數十年前拓本當更可增多數字俞宗厚以河間人而書海昌經幢客游宦游不可知矣兩幢建立年月同或是一手書筆跡頗近令

洪秀勁可愛經序經文以五幢合觀之亦小有異同金石書例不錄其文今亦無暇校核以俟釋氏之能通經典者矣

跋宋紹興十一年賜崇祐廟額勅

余讀松霽文畧始知皋蘇廟有宋時碑刻久之於蔣生沐處遇海鹽胡衣谷言曾至廟中見二石在神座下又久之生沐買舟具紙墨屬衣谷至廟逾宿始拓二通以歸余與生沐各藏其一大字行書縱橫小字正書端謹筆跡頗近蘇長公不獨得之之難為可寶矣松霽跋語不及尚書省牒字則猶未見首行也舊志謂烏龍廟賜

額崇祐皋蘇曰福濟蓋本於咸淳臨安志核之此碑則不然志謂福濟崇祐二廟皆在金牛山下余初疑為一廟賜額前後異名耳衣谷言皋蘇廟土人稱皋王廟其山為廟山以皋蘇廟得名廟舊在山頂見有大石相傳為壓劍石謂將軍劍甲在其下不知何年移廟山麓俗名其地為霸王鞭以山形似爆竹也烏龍廟以井得名與廟山非一金牛山相距數里舊志謂二廟皆在金牛山下不知其由來矣余聞衣谷言至黃灣欲訪二廟無濟勝具不果及問賈琢軒茂才文珏則謂廟山即青龍山州志析廟山青龍山為二不然也廟山東北二里許

為譚仙嶺又二里許為烏龍山廟山之麓為皋王廟烏龍山別有廟而不見碑碣與衣谷言畧同然余未至其地不能質言之姑著大較以俟目驗者

跋安國寺宋理宗御書碑及碑陰

理宗加封五賢從祀孔子廟號為崇儒然佛老之室輒賜御書載於咸淳臨安志者比比也而此妙智之閣猶在所遺則不可勝紀矣其視儒與佛老何以異耶即如此碑允寺僧尚珂之請不許科數指占安泊於佛氏之恩至矣乃任用儉人之言強買公田經界推排尺寸皆稅何其不能推恩以及民耶咸淳志謂當時寺若觀率

以得列御前為榮夫以御前為榮則必崇飾土木規占良田非即害民之一端耶此劄付中謂崇奉御前本命香火者即咸淳志所謂奉元命以祈壽也理宗號為崇儒乃亦託命於二氏何耶今僅存之閣二字一碑及碑陰牋牒妙智二字當時必別有一碑碑陰所刻更不知若何矣

跋雙仁祠重刻米襄陽魯公仙跡記

此碑明天啓甲子知縣鮑君從含譽堂帖摹刻於雙仁祠中視金石萃編所錄費縣刻魯公仙跡記文同而元祐三年下少九月余游吳興六字不知含譽堂帖中有

之否湖州碑王虛舟謂友人裘思芹為歸安令徧訪無之則此雖重刻亦為浙西僅見矣以魯公為鹽官人蓋始於朱近脩誤信顏氏家乘之言先哲辨之已詳楊慶湖墓為子孫葬衣冠處趙無聲之說確然無疑二公之神固無乎不之也亦何必生於斯葬於斯而始享其祀哉前志於雙仁祠僅載嘉靖二十八年知縣高尚志重脩鮑君跋云承乏茲土方重新廟貌前志不載亦缺畧也今自嘉慶元年知州張君玉田重脩題額以來已四十餘年未有繕葺者近時海昌祠宇半為市肆中雜置什物褻慢已甚張文忠祠有子孫守之尚不能免海昌

顏氏多鄉居無列士籍者保護此祠當在賢有司矣謹附誌之

跋元太平廣福寺碑

州志碑目以此為宋熙甯元年蓋誤讀文中仁廟熙甯元年語也丙午五月余偕鍾署香至寺鈔讀碑文沈君為檇李往哲檢閱舊籍不得其履貫俞伯和書亦勁峻自來藝術之書亦未錄其姓名此碑幸存不至名氏翳如矣黃岡始見於陳書顧越傳唐張希超墓誌作皇罔元賈氏義塾則曰皇罔亦有稱鳳罔者此碑則作皇罔蓋未知黃岡之名見於史傳而各以其意書之也

跋蘇文忠公鹽官絕句殘石

舊刻殘石今在硤石蔣氏息誼草堂蓋仲魚沒後為夢華上舍楷所得製為小屏置几案上免牀摹刻一石在拜經樓下今合兩拓本錄其文東坡集中鹽官四絕句次於開運鹽河中雨中督役及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述寄述古兩詩後蓋熙甯五年督開運鹽河而至鹽官也俗傳東坡以六月二十九日至安國寺自是相沿於是日為觀音會不知鹽官部役詩有夜來履破裘穿縫則非夏日矣為僧居則撰大悲閣記安國寺誌錄文後題款則八年六月十一日在密州作寶祐年僧尚珂狀

言蘇內翰為功德主建造觀音閣親書題梁作記蓋亦出於附會志乘相沿用其文未可據也

跋唐悟空禪師塔銘殘石

唐會昌二年盧簡求悟空禪師塔石及大中六年撰碑陰記董氏志稷安國寺誌全錄其文碑久不存道光二十四年元日六舟於寺之敗垣中得殘石以志寺志核之塔銘也文也墨池編謂延祚寺禪門大德無量碑為盧簡求書此碑寺志不著書者姓名或即簡求所書歟筆跡頗近虞永興殘鱗片甲亦可寶矣

跋嘉定乙亥鹽官縣聽記

二則

余初至海昌求吾鄉先哲涖官於此以循良稱者得三人焉曰婁君機魯君誼張君琥今觀此碑知魯君興文亦為嘉興人創自引承引罷職罷罰錢增葺學宮招延師儒記文所稱當非虛美而數百年來搜輯志乘者未見此碑不獲紀述余於備志職志官補舊亦未及魯君非述之明府好古勤求魯君美政何由得聞耶宋時縣令丞簿多由科目至元嘉禾志宋登科題名魯氏凡十有九人而無誼與興文名殆有脫畧歟方余纂備志時求舊牘於州吏屢詢不答赭山司巡檢改隸蕭山二十餘年事爾亦無從得其始末大都卷籍散置逾時即失

不獨胥吏之怠於檢尋也魯君創架閣庫收藏文籍以備檢會亦政事之可法者趙君崇暉嘗撰簿聽續題名記已錄碑刻遺文中此文亦質實補刻備志碑碣之後俾傳循吏者得稽考焉

記文云今之廳事七條揭其上戒石臨其前戒石銘宋太宗作紹興二年始頒黃庭堅所書於郡縣今州縣治事之所猶存之七條者真宗祥符二年訓勉文臣武臣各七條文臣一清心二奉公三脩德四責實五明察六勸課七革弊以賜京朝官任提刑轉運知府軍監通判知縣者八年夔漕臧奎請令諸道州府軍監縣以所賜

七條刻石或書公宇之廳壁從之詳見玉海戒吏門記云揭其上蓋書壁也兒曹不解七條語因錄其事於碑文拓本之後

跋新拓大觀帖

宋賜宰相余深大觀帖黃紙拓本年久散亂王澐翁多方湊合始成全帙後又散亂國初孫退谷又多方湊合始成全帙語詳庚子銷夏記及聞者軒帖考神物之離合殆亦有數存焉歲丙午余以脩志訪舊至硤石曹氏吟月軒階前疊置數石審諦之大觀帖也聞分析已久乃屬辛浦茂才步垣父子商之宗人會合傳拓堅求

而後可雖稍闕殘而完好處光彩浮動昔人所評惜無
跋尾不知何年翻刻庾亮之名缺當是南渡從^後樵場中
流傳本重摹耳硤石曹氏自方城先生履泰後累世以
學行著廉讓教授三才鑒賞儲藏甲於鄉里此石或其
所得歟辛浦尊甫桐石明經宗載古君子也余已記其
行誼於備志擬傳中桐石助王君德浩脩硤川續志未
錄此刻同時若陳仲魚徵君鱣之好古亦未及此乃今
始得合拓殆亦有數存焉然所拓惟十餘部石又分置
不知何時再拓矣宋施氏宿曾著大觀帖總釋未見傳
本

欽定淳化閣帖釋文屢引其說而訂正之暇日當謹錄
冊中以示學者曹氏又有孫虔禮草書揚子雲蜀都賦
石刻余亦物色得之

跋新拓孫過庭草書揚雄蜀都賦

孫虔禮草書惟書譜最著傳刻頗衆然僅存上卷千文
則

御刻墨妙軒帖中有之人間罕覩戲鴻堂所刻景福殿
僅二十四行耳此揚子雲蜀都賦全文硤石曹氏所藏
凡八石字行高下與大觀等不知何時所刻世所未著
也海昌陳氏玉煙堂諸帖風行海內曹氏有大觀帖及

此刻而深藏不出余始物色得之而肄書者以非小楷
未嘗展閱終卷人之嗜好固不可強耶

甘泉鄉人稿卷七

嘉興錢泰吉輔宜

書世系譜後

族之盛也豈特仕宦科第哉在四民各執其業而已矣
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商之子恒為工商固
也即士為農農為士工商為士農要亦不失為士農工
商之人至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欲族之盛何由得也吾
錢之為錢也始盛於明正德嘉靖之間今三百年矣子
姓蕃殖世世食德綿綿延至於今不絕聞諸長老言
盖未有不專其業者業專則生遂生遂則心純邪僻之

念無自起修其身而誥誡其子孫以孝弟之事達而在
上有用於國家窮而在下無忝乎祖父胥自專其業始
今吾錢之人蓋益衆矣問其業農為多士次之工商又
次之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亦往往而有嗚呼其
誰之責與泰吉年三十矣無所成就蓋深懼其業之不
專因書以自警非敢為族人告也

清芬世守錄跋

清芬世守錄者蓋紀

天恩祖德而作也首六卷恭錄

聖製

賜題

賜藏卷冊以及石渠寶笈儲藏之品仰見

聖天子優禮儒臣

褒榮賢母雖虞陞膺歌漢庭題像未有若此之遭逢也
後二十卷敬錄四百年來十餘世之翰墨名公鉅儒騷
人墨客之題詠雖一家懿美而官箴世範朝廷掌故
執苑叢談往往而在於戲我先人所以上結

主知為海內推重者不徒文字之末務而即此以觀亦
可見其大概矣泰吉凜過庭之遺訓聞長者之緒言搜
訪二十稔編纂成集以視宋韓氏尤氏之舊話竊不自

揆以為過之族之人熟讀先世傳稿 國史列傳私家
狀誌既知立身立政之大端參考於是編而繹思清芬
之義以無負

天語勗勵焉則世世子孫所以報
國恩而承先澤者其何如哉其何如哉

六世祖妣鄭太夫人補末傳跋

此天明天啟七年丁卯之歲八月朔日我六世祖孝廉
紫芝府君配鄭太夫人為諸子析券也府君嘗有初傳
中傳序是年七月府君謝世太夫人於悲哀中述府君
之意以訓諸子故曰補末傳當時五房各執其一今第

三房一菴先生支下所執尚存而泰吉得於第四房若
菴先生元孫簡華叔榮昌所上距析券時二百餘年我
府君支下已傳九世矣太夫人為端簡公女孫南京刑
部郎中平泉先生履準女母沈夫人有婦德府志列之
賢母者也我世父良齋先生嘗見太夫人家訓殘版十
餘字於半邏族人所求全書不可得今乃得此補末傳
之文想見太夫人教家訓子之意可不寶歟太夫人之
訓曰自今以後兄友弟恭毋欺小母抗大尤不可聽婢
僕之讒以起釁骨肉時時如父未亡刻刻如患將至各
奮志立名勵精守業則外侮自消家聲丕振矣於戲約

先儒家訓之旨為數十言而傳之二百餘年世世不失
舊業不外乎此後此數百年苟能世世不失舊業亦不
外乎此可不寶歟道光四年歲次甲申五月之朔第五
房支下六世孫泰吉始得謹藏其後十年重裝敬跋

五世祖鶴菴府君墨跡跋

五世祖鶴菴府君官西安教諭時雜詩花木吟詠以自
怡有忘憂草竹垞朱先生為之序今全稿失傳此手蹟
二十首先君子謹藏篋中以畀泰吉合之族父竹泉先
生及從兄諳人所藏互有詳畧已謹著於清芬錄中嘉
慶庚辰新篁里張叔未解元見贈惠山泉詩墨一幅合

裝成冊其後十年叔未更贈府君所題陳太夫人花卉
冊十幅念先澤之遺感良友之惠敬識冊尾以誌後人

五世祖鶴菴府君贈宛平相公詩畫冊跋三則

宛平王文貞公撰錢氏疏草序舊家譜所錄失後半篇
衍石兄儀吉撰藝文略時未見其全不知疏草為鶴菴
府君撰集也泰吉初至海昌適文貞公元孫百期進士
頤為知州假讀青箱堂集乃見全文歲丙申得鶴菴府
君贈文靖相國畫竹詩冊叙述侍御公與文貞交誼及
府君赴會試時文貞話舊情事頗備時百期已告歸改
補宣化府教授今且下世惜不獲與之讀此冊也百期

為文貞子貴州巡撫諱燕之曾孫桐叔太守如珪之孫
桐叔先生宰海鹽時輯續圖經鹽邑藝文續編泰吉亦
從百期刺史假讀吾錢氏撰著採錄為詳百期與泰吉
同官將十年其為脩學濬河兩記皆屬泰吉撰稿論文
論事相得也於戲先世以文字訂交於二百年之前而
二百年後文字之契猶未艾府君謂兩家世誼非偶然
者信非偶然也府君詩中有序我數世抗諫書之句因
錄文貞序文於冊後并詳述兩家世講之好以告後之
讀府君詩畫冊者

孚于公疏擊魏忠賢時鶴菴府君年八歲其後三十六

年當康熙癸卯中式舉人又其後十五年始識王文貞
公上距文貞與孚于公訂交時幾五十年文貞長子文
靖公已官兵部尚書文貞是冬即世據韓文懿撰府君

明年秋歸里康熙二十五年選授西安縣教諭三十六

年告歸四十一年壬午卒於家壽八十三此詩畫冊作

於庚辰辛巳則八十一二歲筆文靖以辛巳冬予告後

府君一年卒是冊伯李公攜至京師遂藏於青箱堂後

六十年文端公得而題跋又七十七年張君為泰吉購藏

則畫竹僅存三幅文端公謂庚辰年所作及鶴菴府君

所用名印畫幅皆不得見矣伯李公元孫特齋明經琳

秦吉受業師也工楷法秦吉請錄疏草序師年逾七十目疾久不果今年春秦吉乃自錄之距府君作畫時已過第二庚辰後二十年矣

族高祖介石先生送鶴菴府君謁選北上詩有句云長安卿相諧金石軒車過從樂晨夕當謂文貞父子也介石先生所著應雅吟分體不編年而此詩後即次以送吾高祖廉江府君侍親入都詩肯齋先生半完圃集亦有送行詩為丁巳秋日作己未歲廉江府君夏日先歸肯齋先生亦有詩其秋鶴菴府君有與肯齋先生贈遺之什則丁巳偕行而已未先後歸也是役也鶴菴府君

以謁選留滯故有三年之久府君詩首云戊午年前走燕市者蓋文貞沒於是年故就是年言之耳讀介石先生詩則府君與文貞父子相識久矣非始於是年也府君詩云戊午年前固已分明心粗未曾細詩故故有有謬誤文貞輓孚于公四詩舊譜未收往歲讀青箱堂集亦未能細心搜討今不及記憶有是詩否矣讀書不潛心體究即一家之學安能精到耶附識以自責且戒我後之人讀先世詞翰者勿似此鹵莽也

高祖廉江府君遺詩跋

康熙庚辰上巳盛匏仲先生創詩社於匏菴招同人看

藤花各賦五言律四首會者王君之綱李君含漢吳君
洽張君鍊沈君鴻與宜山居士匏仲先生凡七人遂以
竹林名其社相約必砥礪名節終始不渝乃許入社倘
如靈運之心雜則謝絕之其嚴如此是年六月六日集
敦古堂和藤花詩韻先高祖廉江府君始與焉為竹林
第三集自是至甲申八月共五十集府志竹林唱和詩
集六卷康熙庚辰
至乙酉今所見本止五卷無乙酉年詩宜山稿中有竹
林六十七集賦得四月清和雨乍晴詩不記年月當在
後乙酉府君或以出遊或以村居不時至今見於唱和集
者凡十八集得詩二十七首先是數年宜山門人刻辦
香菴唱和集府君亦有詩其後宜山更有南池詩集為

丙戌丁亥戊子唱和之作未見傳本不知府君與焉否
府君嗜山水少事遊歷渡黃河登秦岱窮龍門積石覽
終南之勝又嘗踰嶺嶠探武夷三洲之奇通所語神仙窟
宅靈景秘跡輒移日不忍去晚年不憚采石牛渚之險
訪友於姑熟郡齋遘疾而卒遺稿散佚末由考見當日
交遊之盛即中歲渡江省親時所著寒江歸棹詩海鹽
續圖經謂慕思悽惋不減蓼莪之什者今亦不可得見
泰吉嘗從沈雲泉丈得府君和匏仲藤花諸作謹藏篋
笥二十餘年矣歲甲午於中錢怡永堂見族祖友陶先
生手錄雜冊中有選鈔竹林倡和詩始知前所錄府君

詩皆唱和集中之作時雲泉丈已下世欲觀全編不可
得今年沈小湖侍郎假歸急請於侍郎發雲泉丈藏書
得竹林唱和詩五卷辨香唱和詩四卷乃撫拾詩社本
末於府君遺詩後并附錄竹林公約及記序之文與同
社諸先生姓名以著吾鄉百餘年前人文之盛要約之
嚴而宜山匏仲兩先生蜚遯高風亦可想見云侍郎更
示以張示氏慶燾所刻辨香詩匯二卷沈氏鴻所輯辨
香詩鈔二冊無卷數中有偕府君吟咏之作亦附錄焉文
端公撰盛高士傳謂有匏菴集十二卷今僅見村居百
首道光十有七年歲在丁酉長至後三日泰吉謹識於

海昌學舍

直廬問寢圖跋

嗚呼泰吉之幼也先大夫手是圖而授之曰小子不及
見先人寶是圖也如見先人矣又詔之曰文端公康熙
六十年辛丑入翰林迎養太夫人於京邸憶童時太夫
人教督之勤作夜紡授經圖繫詩五解後蒙

高宗純皇帝御題小子敬誦之亦既知

天恩祖德所自来而太夫人之教及公所以報太夫人
者胥不能忘矣太夫人居師京師三年思瞻掃先人墓
廬公請假侍歸旋入京而太夫人留南中者十年雍正

十三年正月公以侍講學士視學畿輔
上許於試事竣後給假省視太夫人聞

命即馳書與公曰

上恩良厚而官守未可離吾雖衰行將就養公具以奏
蒙

溫諭優荅九月太夫人至京師時公入直

內廷非按試得在京供職是冬擢通政司右通政使在京

供職爰屬王君肇基繪直廬問寢圖初太夫人之課公
讀也贈光祿公省親信安公十歲公弟主靜公八歲曉
村公五歲三人同受經康熙戊戌贈光祿公謝世主靜

公以哀毀卒曉村公自雍正己酉宦於陝不得來京師
太夫人俛仰今昔中悒悒不自得而主靜公之歿也東
原公年尚稚公撫之至於成時亦與東麓公諸弟昆侍
太夫人京邸下直時問安視膳怡怡如也太夫人意稍
解公至是蓋亦極天倫之至樂矣明年正月公以試事
出京三月初將按試永平七日太夫人壽終邸第後公
時時為諸孫道太夫人生平且言未弱冠遊學他所逾
年乃歸席未暖又出門通籍後迎養盡歡者前三年後
僅數月耳語及此則悲不自勝吾習聞之小子守是圖
而公之所以喜所以悲者可不思乎抑吾則更有悲焉

者我考安叔府君年十七即世後數年吾始生甫彌月
本生考旣齋府君請于文端公育我于貞孝馮太宜人
所為叔父後嗚呼吾生也晚今得見我考之顏色亦惟
此圖是賴小子其并誌之泰吉跽聆之不敢忘嗚呼言
猶在耳先大夫見背十年矣嘉慶十有九年甲戌歲七
月屬兄子昌齡記其後俾吾錢氏世世子孫見是圖者
如見先人因以先大夫之所以詔泰吉者謹詳述焉

圖為吾叔高祖文端公雍正十三年冬官通政時所
作公前行隨公後者為公從子東原公携手行者為
公第三子安叔公執茗椀者為公長子東麓公携手

鑪後行者為公次子旣齋公東向立閣者為公繼配
俞夫人牽衣右顧者為公第四子依雲公西向坐閣
中者為公母陳太夫人圖無題識嘉慶十九年七月
己丑朔公曾孫泰吉屬族子昌齡謹記其後俾後人
永保守焉

文端公自錄詩卷跋

乾隆丁卯文端公為江西鄉試正考官還朝時於西
安舟中遇海昌鳳喈查公錄榜發後登明遠樓詩以寄
介弟傳初先生蓋旣喜查公與吾本生祖安慶府君同
舉南北鄉試而又惜傳初先生之未得同舉也先生哲

嗣笠亭翁藏之數十年不輕示人泰吉雖相從久未獲見也今笠亭翁甫下世乃得於市上可慨已笠亭翁名潞乾隆癸卯舉人選授玉環訓導不赴職終老於家傳初先生名鳴昌乾隆壬午順天副榜後官同知鳳喈公名虞昌乾隆甲戌進士由郎官出守池州我世父良齋先生外舅也今讀先生公自跋稱為鳳喈甥則知兩家為舊姻矣世父嘗語泰吉曰為主司者不可不讀先公丁卯榜發後登明遠樓詩為舉子者不可不讀先公答應科目諸生詩兩義相成而內省之道備矣今年大兒銘恕初應鄉試被斥既得此卷以付銘恕曰敬錄答應

科目諸生詩於後俾知副知之難而攝志甘寂寞以求所立與可知端在信修之不已也先公教之矣道光乙未十月下浣泰吉敬識

本生祖考安慶府君錄朱子訓學齋規黃陶菴先生自監錄跋五則

右朱子訓學齋規五條黃陶菴先生自監錄六條本生祖考安慶府君手書以付先大夫及仲父贈侍講公者訓學齋規先大夫有跋謹藏篋笥久矣自監錄張叔未解元得於市肆以畀泰吉冊中有蔣生印春雨賞鑒過物印蔣春雨先生曾館於吾家靜讀山房當是假觀未

歸蔣先生歿後幸為叔未所得也

乾隆丁酉先大夫跋安慶府君所書訓學齋規時年二十四始官閩中越六十年道光丁酉泰吉為學官於海昌已十年年四十七乃以乙未歲所得安慶府君寫陶菴先生自監錄合裝成冊上距安慶府君即世時已六十四年先大夫見背亦三十三年矣捧誦遺墨如見我祖父面命於一堂也嗚呼可不敬歟先大夫治縣幾三十年事事以安慶府君為法泰吉今得與兒子輩誦習於此而冀我後之人稍有樹立者實賴先人清德之留遺也可不敬歟夫大學必自小學平始平居言動不苟

而後當官行政乃有實心也則此訓學齋規尤立身之本務矣小子敢不敬戒以思無忝於先人

乾隆丙戌安慶府君由江南興化縣調丹徒旋聞俞太夫人訃持服里居侍養文端公凡三年己丑四月謁選至京師世父戶部公侍行先大夫及贈侍講公皆家居庚寅二月府君南歸辛卯春再至京師謁選得新鄉縣自監錄為庚寅新正五日燈下筆蓋自京錄寄者也是年先大夫十七歲贈侍講公十六歲

安慶府君所藏陶菴先生集今不知在何所泰吉嘗見陶菴集於杭州積書堂有年矣及讀府君此冊跋語時

甘泉知人稿 卷七
以未及購藏為恨已亥八月率銘恕應溥應秋訪試訪
諸書肆則插架依然急收以歸坊友陶姓語泰吉曰此
書高閣十餘年罕問及者昨湖州某君始一翻閱意欲
得之而未果今乃為子所得也前賢文集遇合亦有時
耶坊友之語若有所諷因附識於此以勗兒子輩謹守
先訓努力求學無事躁進也

陶菴集 四庫著錄為文七卷文補遺一卷詩八卷詩
補遺一卷吾師錄一卷自監錄四卷共二十二卷泰吉
所得者為乾隆辛巳溧水陶應鯤澹泉刻於寶山學舍
者字畫紙墨皆精卷數與 四庫著錄同後附谷簾道

人陶菴弟詩一卷則 四庫未著錄也
人諱淵耀

姪孫崇綬錄

甘泉鄉人稿卷八

嘉興錢泰吉輔宜

書從祖肖巖先生灌園詩草後

從祖肖巖公嘗出自傳之文俾泰吉讀之讀未畢公遽掩卷曰是何足道然吾死後誰能傳吾者因歎歎太息會泰吉纂族譜公命之曰勿書吾官但稱嘉興府學增貢生足矣嗚呼公浮沈下僚數十年老而益困公之不得志而言之若此也為可悲已泰吉嘗讀簡兮北門之詩而疑之夫以孔子之聖猶委吏乘田盡其職門弟子若子路子貢輩亦皆仕於私家而無怨豈以為利祿哉

亦曰行吾之道而已而簡兮北門之詩人不免於傲且憂而孔子取之何也及觀夫援上者患得患失之態至於不可道而乃歎詩人之自決而歸於天與夫思不可見之賢者而望其薦之其翛然遠俗之概非樂天知命者不及此方公之仕也文端公門生故舊所在多有而吾宗官中外登通顯者常不乏公非無可援於人乃官江西久未嘗轉一官及為景德鎮巡檢也又不得意而舍之去去之長蘆候補鹽運司知事需次無日則告歸歸而貧甚十餘年遂不出嗚呼公之不得志為可悲而以命自安處困而不絀非自樂於天而能之耶公既閒

居無聊以詩酒自娛酒後輒歌呼嗚嗚以寄意與人游雖幼子童孫下至臧獲意所向咸欣然酬對無倦容有不合即輩行相若時據上坐睨視之不為起以是人多樂公之寬和而亦常嚴憚公不敢失禮嘉慶庚辰四月泰吉辭公之濟南甫踰月而公之訃至及歸求公自傳之文已不可得所為灌園詩若干卷一再讀之不勝其悲因志卷末使後之讀公詩者庶幾見公之志焉

先府君詩文手稿跋

先府君手書時藝二首乾隆乙未詩一首嘉慶癸亥詩二首乙丑詩一首合裝一卷小子泰吉泣識之曰泰吉

嘗聞世父戶部公言府君少時文極宏肆乾隆庚寅鄉試主司以三場不中式落解辛卯病不赴試甲午遭安慶府君沈太恭人之喪乙未服除境甚困遂筮仕閩中非其志也後世父暨兩叔父登甲科府君以剛直不合上官意鬱鬱不得志一日見舊所為文悉以投諸火而此二藝為十六歲作安慶府君手澤存焉則屬吾母藏之篋嘗出示泰吉曰安慶府君欲諸子各受一業以成名而時文則尤屬望於吾欲吾以科名顯庶有以報貞孝馮太宜人苦節也吾不能如先人教急於求仕不得已爾小子志之府君服官三十年所宰多劇邑勤於其

職不暇以詩文自娛間有所作亦不畱稿乙未梅花詩猶未筮仕時作偶寫便面為伯兄所藏讀小序知有二首其一不可得嗚呼府君於先人手植花木猶對之悲詠不能釋今捧誦遺墨痛何如耶癸亥二首作於大興官舍偶錄示泰吉因得藏焉甲子秋府君膺末疾去官貧不能歸日課泰吉讀東坡詩以自遣乙丑春與族叔東堂先生一桂表兄沈溯濂師方錢徐怡亭師景淳嚴仲和姊婿士鈞分韻賦詩府君得草字即席詩成命泰吉錄以分贈同席時府君病甚每握管必二人侍右者掖左以手按紙始能書常苦展舒不如意紙未半輒止

此詩幸得成稿泰吉謹藏篋笥不敢失又於敗麓中檢初稿并藏焉是時戶部公告歸已有年府君自悲不能歸常常曰吾安得從吾兄上先人邛壠乎故有故園夢常通池塘又春草之句沈夫子誦此詩謂泰吉曰古人分韻賦詩於限字必出奇制勝今以自然得之坐客閣筆矣後府君病日深不能更御几案此詩竟為絕筆痛哉痛哉泰吉尋求府君遺詩得乾隆癸巳待安慶府君游新鄉縣駱駝灣寺五言律詩一首時安慶府君宰其縣手書父子同作之詩付寺僧因得傳鈔詳具泰吉所纂清芬錄又建郡八景七言律各一首乃與同官倡和

之作有刊本又於蒯氏姑所畫花果卷見府君題句云一例收成多結果兒童莫漫說酸甜時嘉慶辛酉姑來大興官舍畫以乞題府君猶未病頗厭世事有感言之也道光六年丙戌既裝潢此卷因覩縷記所聞於卷尾以告後之讀府君詩文者六月朔日不肖孤泰吉謹記

書先府君芝城八景詩後

先府君以乾隆四十一年之官福建五十七年改官直隸中間一權建安再權甌甯僅見族父毅齋先生閩山連騎圖跋文不知是何年右八首為治縣時作合刻同官數人之詩泰吉小時曾得藏本嘉慶己卯屬陳君新

菸依刻本分書府君之詩踰年未成泰吉旋省從父於
濟南及歸新菸以所錄府君詩畀藏刻本雜置他籍檢
尋不得矣今編次府君之詩欲著年月并附錄同官姓
名恍如隔世莫可追憶曩日不能慎藏之罪尚可悔哉
陳君分書極工亦未能上石也福建通志續志府君自
閩攜歸者今亦殘缺節錄有關題事者注於下方以城
池圖案之城西凡三門曰威武曰臨江曰通濟臨江介
乎二門之間黃華山在城之東北隅光孝寺在城南梨
山在光孝之東城西水南則置驛及泊舟之所也泰吉
生於府君宦閩後當日登臨覽眺夢想無從又不得建

甯府縣志一考其圖籍以彷彿策杖行吟之地檢閱通
志略知南北耳通志未及者有如我府君之音容邈不
可即矣傷哉讀城西夕照詩當是府君再至建甯時道
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泰吉謹識

書先府君隨筆後

右嘉慶己未四叔父督學閩中過吳橋府君隨筆錄與
者是時府君去閩未十年也首言所過夫役之弊未及
閩中物產而以不堪供應為虞府君謹身帥先與叔父
相勉勵者雖隨筆偶錄所言則約所包甚廣後之人當
奉為家誡也其中感念故人言之娓娓下至僕隸之微

一善不忘焉嗚呼泰吉年十五而孤我府君厚德及人
之事未能盡知即此數則可想見萬一云泰吉謹識

先府君與祝蓉渚先生札稿跋

祝貞女洪稚存編脩卷施閣集吳穀人祭酒有正味齋
集有傳史烈女沈雙湖吏部頤綵堂集有傳王述菴司
寇春融堂集有書傳後文始為事略者我族子恬齋方
伯也祝女之死在嘉慶元年四月四日史女則六月十
六日先大夫札中有寒風凜冽語當在是年之冬嗚呼
兩女之死其時同其烈同而祝女辛苦拮据十餘年所
志不遂誦其遺言有餘哀焉先大夫宰劇縣凡三十年

案牘有牽連婦女者非不得已未嘗召至縣庭謂所以
保護其廉恥也聞人談貞烈事亟欲表彰蓋素志然矣
蓉渚文名懋裳乾隆戊申科舉人後官樂清教諭先大
夫宰大興時文猶以會試留京師過從甚密往還手札
當不少此札以述貞女事祝氏錄入家乘衍石兄乃得
傳鈔於子鳳行篋中泰吉因檢所藏諸家文集知兩烈
女潛德已有闡揚之者然皆在先大夫此札之後嗚呼
後之人其敬誦之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四日泰吉錄遺
稿謹識

書舅氏沈味蔗先生錄先宜人詩後

味蔗先生為先妣族弟嘉慶庚申科舉人後官陝西邠陽縣知縣乙丑會試後留京師先大夫方養疴邸舍延課泰吉課暇與先妣論詩輒嘆服因命泰吉錄舊稿數首而繫以跋冬十二月先大夫謝世自是先妣常在憂愁疾苦中遂廢筆墨所成者惟丁卯五言詩一首耳嗚呼先妣所望於泰吉者何如泰吉不能仰慰萬一敬錄遺詩尚忍追憶耶先妣於唐人詩多熟誦病稍閒時時諷詠以自遣遇月夜心神諧適攜坐具倚迴廊以次誦所愛賞詩擊節^唱歎賞泰吉靜立以聽詩中精微之處不待解釋而循聲按節渙然若有所悟蓋先妣誦詩輕重

緩急曲折頓挫必體會詩人之意而出之即一字一句低昂轉折不稍失也泰吉侍聽既久所獲益者有非尋常評隲家所能及矣先妣嘗語泰吉曰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非虛語也我小時未嘗多讀書稍長欲通文藝取綱鑑讀之茫然不得其解注視凝思久之稍稍辨字義分句讀又久之乃能連貫一二行就此一二行熟誦研究積至數十百行則脈絡漸通矣如是者數月持一冊書循誦不釋豁然開朗自是遇他書皆能句讀矣五七言詩雖不煩句讀而欲得其意之所在亦豈粗心浮泛者所能索解耶嗚呼

先妣所以語泰吉者如此味蔗先生所謂冥心索解漸至豁然者即此也泰吉讀書無專精之業有負遺訓故錄先妣詩附誌於後以冀子孫之能守先訓讀舊書者道光二十三年歲在癸卯五月二十有三日泰吉敬識

錄族父毅齋先生閩山連騎圖跋語書後

元跋

錄前

此余與蓉裳弟合幅小照也余自己卯春赴蕺齋叔高淳署中嗣經隨任江寧沭陽興化丹徒新鄉無間寒暑者凡十有六年與諸弟親若同胞蓉裳蕺齋叔第二子也丁酉春筮仕閩南招余至署相處又十有一年其間

蓉裳一署建安兩署甌寧三署閩清閩地故多山而閩清又在山谷之中民淳地僻政簡風清邑之所由名歟蓉裳弟於公餘之暇每約並轡郊原或五里或十里視日之早晚酌游之遠近遇有清溪邃谷林木鬱翳繫馬而坐磐石恣眺覽焉其近郭村人因蓉裳三任其邑無不識者遙望見之即從石磴捧盤茗來并攜筠籃鮮荔或園橘相餉此固民知親上亦即以見蓉裳所至民懷而余兄弟之出入友于此情此景亦不可多得也因繪為閩山連騎圖各存一軸用誌不忘古人連牀夜話此則連騎出游情相同也并綴數語俾兩房子弟傳為佳

話云嘉慶二年清和月毅齋墉識

毅齋先生與先府君為無服兄弟少時以文字見賞於文端公安慶公及安慶公宰江南河南皆隨之署中先府君少於毅齋先生十九歲相依若親昆弟府君宦閩時毅齋先生以廩貢生倦於場屋乃舉室偕府君以行為司出內者十有餘年此圖當此在乾隆丙午丁未間毅齋先生五十餘府君三十三四歲及毅齋先生題識時為嘉慶二年府君官直隸吳橋縣毅齋先生方家居年已六十有三蓋卒前之三年也泰吉不獲見毅齋先生及稍長聞府君暨先宜人道毅齋先生之為人足為

族黨法式府君每歎宦游而後與世父叔父無幾相見而與毅齋先生共晨夕為最久家事政事有疑每就質焉及官直隸毅齋先生不能來則招族叔東堂先生一桂族兄亭玉純錫至署中暇時輒相與道家鄉舊事疊疊不倦嘗曰我終日勞苦於事苟無族子弟乘閒談諧以為樂獨居深念殊惘惘也東堂先生品學與毅齋先生同府君於事有疑亦相質今東堂先生亦下世泰吉所及見與府君游處者無一存焉而不得親府君色笑忽忽三十有五年矣嗚呼痛哉道光庚子春日於毅齋先生次孫處敬讀此圖跋語竊歎數年來毅齋先生長

行亦為族黨所推

子林一兄貽穀長孫循陔茂才濟相繼而逝先生^世舊籍散亡畧盡先府君與毅齋先生手札數十通林一兄所慎藏者亦盡失之矣獨此圖幸得無恙乃敬臨毅齋先生手書於泰吉所藏圖後并詳識聞見以告銘恕應溥俾知先人敦睦之道有如此而先府君宦閩時情況亦畧具於毅齋先生此跋中當常常尋繹言中之意而敬念弗忘也

清安老人錄呻吟語跋

右為從父清安老人錄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以應子仁姪之請時年八十有四考終前二年也老人巡撫山東

時泰吉往省留兩月燈下治章奏定案牘常侍側每易一二字必顧謂泰吉曰何如且曰幕客執成例以蔽獄於朝廷法外之仁不能通知其意也我下筆敢不審慎乎接見屬吏容貌辭氣不少假借而宅心甚和處事必恕非久侍側不知也嘗刻呂子節錄以贈人中年以後未嘗一日不觀所謂身體力行蓋無愧焉治事之暇作書自娛所錄多呻吟語家居十七年乞書者無貴賤疏戚必應非先世遺訓即呂子語也道光乙巳秋子仁出觀此冊泰吉於從子中為粗知老人用心者謹識畧俾吾家子弟知老成人必有得力之書終身誦習乃

於修己治人之要不失繩尺也窮達出處有異致哉亦勉所持守而已矣

翼堂兄詩集跋

泰吉同曾祖昆弟四十餘人或年歲不相及或從宦遠方有終身不得見者而見吾翼堂兄為最早嘉慶庚申辛酉間兄自河南應京兆試始見於大興縣齋吾父母語泰吉曰翼堂敦厚樸實甚似爾長兄也是時吾長兄學源先生沒已數年兄與學源先生同歲生年二十餘余十餘齡耳聞父母言益暱就兄兄亦甚愛余其後數年兄累試不得志將之官閩中泰吉方居先大夫憂侍

母於家兄來省吾母數日即別及兄聞繼母胡恭人之赴而歸也泰吉除先宜人之喪已有年年已三十餘矣當是時叔父觀察公方宦金陵兄家居不數月及再官閩中不相見者又十餘年戊戌四月兄除觀察公之喪將入都過家留數月余方司訓海昌僅得一見回憶始見兄之時忽忽幾四十年余長子銘恕為學源先生後者年亦二十餘而兄幼子繼文已能編次吾兄之詩出示余矣兄宰閩中三十年餘年所至有實政僅轉一階而詩益和厚時時作畫以自娛畫成輒題句其上間作小詞語意亦深遠蓋兄之生平以端厚持重為主與

學源先生之遺言適相合此泰吉所以讀吾兄之詩憶
父母之言而每見吾兄如見吾學源先生也今兄又將
往閩中不知後此幾年更得一見乃叙次數十年離合
之故繫於吾兄詩集後吾兄時覽觀焉庶慰別後之思
乎夫世之兄弟豈無敦穆友愛終身不暫離者而我同
曾祖昆弟今見在者不及三十人皆散處四方近或百
里遠且數千里幸而聚者無幾人誦終遠兄弟之詩能
無流連慨歎也乎道光己亥春分後三日

自浙之滇山川行程圖跋

嘉慶十九年寶甫自翰林出守澂江待軒在京師既送

之行為繪是圖并序一通序稱圖二十有二府二十今
圖止十九府十七者杭嚴衢皆浙治道路險易耳目所
近習故自江西廣信府始六月寄達寶甫時適乞假里
門裝之成冊屬泰吉錄待軒序於冊後乃詢於寶甫曰
子之行也程途有期所過之地即欲歷覽名勝不過一
二日留尚將考其沿山川察其沿革廢置以周知其風
土人情涉江以西則不忘先人之宦迹過黔陽且將訪
遠祖何公遺裔之興衰況奉

天子命出守於滇率其屬吏為民興利除害者乎吾嘗
考雲南之圖籍見夫金馬碧雞諸山峰嵐秀拔滇池周

三百里盤龍江之九十九泉皆合流以入焉山川淳厚
之氣鍾於人其民多愿樸能習長上之教獼獠爨焚諸
蠻錯雜而處撫綏得其術亦無異於編氓吾五叔祖觀
察茲土也幾十年從父亦嘗視學是邦政事文章滇之
人能詳焉因成蹟而擴充之紹家聲展遠猷報最於
天子將於是乎在詩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古者巡守
所至必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滇之去京師遠
省方不及至守是土者必有為
天子宣德意於民而播告山川者矣豈以是圖為登臨
覽勝之資也哉

跋几山文學善揚畫蘭

族父擇石少宗伯畫派傳次子芋滕明經敏錫明經畫
不常作有蘭卷同時若趙味辛諸公多為題詠謂能繼
宗伯也宗伯晚年畫往往授簡於芋滕長子善揚順甫
而親為署款即賞鑒家不能辨其精到如此順甫晚自
號几山為人高簡如其父母陳孺人有讀書樓詩稿宗
伯以為可傳力貧訓子嘗為人鈔五代史得錢製兒女
衣族黨稱之几山濡染母教終身未嘗妄干人不獨其
畫也可貴也此幅為殷雲樓明經作雲樓與几山方以
畫相切磋非率爾應酬者雲樓之畫今以老筆見重而

几山下世已三十年畫時距今四十年矣其弟善言從
几山得筆法今官蜀中蜀人愛其畫几山長子聚英能
畫能早世次子聚瀛聚朝皆以畫知名聚朝昨歲得鄉
舉家學幸未墜云宗伯家孫恬齋方伯寶甫亦能畫而
第五房孫善章厚甫從孫善繼成甫兩文學畫尤工厚
甫才倜儻年四未四十而死成甫喜填詞晚以醫自給
余少長於京師不及見几山而得與成甫遊族人謂成
甫溫雅醞藉甚似几山也道光丙申四月泮南葛君持
几山畫題扇屬題葛君方輯畫家傳因牽連記之俾世
之愛畫者有所考焉

甘泉鄉人稿卷九

受業小門人唐兆榴謹錄

嘉興錢泰吉輔宜

查近川先生覺菴存稿跋

近川先生以直諫著聲與先太常公為道義之友泰吉
嘗於查氏文鈔中讀請東宮冠禮講讀議處宗藩參劾
左庶子郭希顏妄議廟禮慎名器以重恩典諸疏評者
謂當在賈董之列非虛美也辛丑冬日吳惺園明經以
所錄書十一篇詩三十七首見示皆拜經樓舊藏為文
鈔及梧岡太守同宗詩鈔所未錄者答趙劔門三書答
羅西泉答史沱村書皆論倭事與先太常集中處倭議

諸文參觀可知當日倭變之大畧矣夫古今事勢不必盡同然處之得其道則為俞武襄為羅西泉者豈無其人否則彼有宿謀我無先備甚且無城不虛無守可固若近川先生所言者豈獨一時之言哉今者海上之事日月滋蔓大府方議嚴守海昌以衛省城則與趙劔門第三書尤為扼要所宜上之當事以為講求考鏡之資也

讀祝虛齋先生嘉議堂集雜識六則

明嘉議大夫廣東參政祝公諱萃虛齋先生遺集十卷前有西涯李東陽賓之序石淙楊一清應寧序雲間張

宏至嘉議堂銘第四卷尾有第七世孫翼康敬輯傳之不朽永為家寶兩行第一卷至第五卷為奏疏序記碑銘祭文書啟第六卷以後則古今體詩及詩餘也

泰吉初至海昌即拜虛齋先生祠堂從先生裔孫茂才鏞假其父富明所鈔嘉議堂集讀之錄存數首自茂才下世後其家鈔本不可再覩道光壬寅冬日衍石兄以刻本見寄其總目與鈔本無異而鈔本中有與子繼臯書二首為刻本所無有云汝等為學切宜近裏著己做工夫自然有得不患人不已知也所惜者汝等處豐裕之地無艱苦之可受異日成就恐不及我耳勉之戒之

又云天之作成我太過我若不知止足而厚享之非所以答天也譬之主人愛客罄百味以食之客乃不知自節縱意而食未有不反中其身而成疾者我今適亦類是且處豐裕之地而不能俛焉盡力於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如違天何主人留有餘不盡之飲食以遺僕夫僕夫顧乃輕棄狼藉而不知惜主人將怒目而悔後雖當與亦不與之矣汝曹其細思之能不惕然也哉錫之□□亦其福薄使其為一貧儒無許多受用未必有此疾當以我言戒之右為督學關中及擢粵藩後家書處盛憂危著為家誠真至言也繼臯字師謨嘉靖

癸未進士歷官駕部員外郎初任南豐令居官廉節興利除弊為民請命者不一鞫為火筭行法派征簡便永為江右令則南豐民世祠之許氏縣志云詳建昌府名宦祠志蓋能不負家誠云

虛齋先生以宏治九年三月自虞衡司員外郎乞休養親時年四十有五家居十九年至正德九年以薦起家為陝西提學副使力辭不許乃之官正德十一年由廣東參政乞歸實年六十五文集中乞恩致仕諸書敘次甚明許氏縣志名臣傳謂以嘉議大夫致仕時年四十誤也

楊公一清所撰集序敘先生生平頗詳可當傳畧李西
涯序皆泛論文章爾集中與喬同年書云謬承邃菴老
先生起用付以風化之責蓋先生之督學關中楊公實
主持之相知有素也先生自粵東乞歸上邃菴書勸其
刪訂禮記及節宋元二史先生有禮經私錄宋元史詳
節當是乞歸後所撰述惜未見傳本與邃菴書又云正
學書院志不肖今已就閑行當脫稿所求前序萬乞秉
筆正學書院志亦未見

集中與郭邑侯郊書云志書事不宜緩乞先示賦役二
稿則郭君宰邑時曾脩邑志而許氏縣志名宦郭郊有

傳不及脩志事縣表中亦無之豈為之而未成耶許黃
門雲邨集有與泉亭吳維新少參書論脩志事曰我嚴
侯明見之審執事直筆之任則當為嚴侯寬也泉亭名
鼎錢塘人正德中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左參議乞侍養
歸黃門集有墓誌銘不及海昌脩志事嚴侯水利圖志
今不可見矣與董碩甫書與蔡松野大尹書則蔡侯脩
志時也蔡志余已傳鈔得之

與江少宰書云敝縣治農縣丞辜篚居官清慎勤恕三
載如一日大得吾民之心茲以裁革赴部適有本縣員
缺乞賜銓補終惠吾民幸甚幸甚敝縣自知縣邵有道

振作之後風俗頗變近繼以崔尤得治體又佐理得人如縣丞辜篚鄧鈺教諭朱泰皆前此所未有也邵有道久矣沈滯不知何在倘蒙提拔斯實人心天理之公非特海邑之私幸也與王古直云夏間考滿邵知縣回蒙寄書云云敝縣難治為兩浙首稱賴邵振作章善瘴惡痛快人心且其一廉直可對越上帝但或不能隨時俯仰以悅人人少肯借譽之者士夫每為之不平與思永同年云敝邑縣丞辜篚改選崇安云在貴治之下辜在敝邑三載清而不激寬而有制事體純熟從容應酬文學政事俱有可觀而將之以不矜不伐殆有吾輩所不

可及者當於古人中求之又送嵇明府還任於潛序云海甯自邵侯虞臣更任以來鮮克有繼虛齋先生非妄譽人者况屢屢言之如此續脩志乘者當錄諸語於邵辜兩君名下以補舊志之闕

讀許同生先生遺稿雜識 三則

同生先生詩文遺稿凡七冊雜編複見無卷數舊藏先生族孫沛縣知縣嘉猷所沛縣君與先君子訂交泰吉初至海昌請謁即假此稿至學舍十餘年多病未能卒讀壬寅正月排比詮次錄文若干篇析為口卷以原稿歸寶綸堂而識其後日先生為黃門從曾孫生於隆慶

元年丁卯年十七補諸生見董夢徵狀萬曆癸卯舉人丁未

進士令上饒秋杪涖任受事凡十月移無錫上饒縣重脩學宮記

倉建麗澤丁亥冬為淮安教授海州府君壬子分校四

川鄉試王母朱宜人志癸丑冬晉秩成均乙卯冬量移

南西曹俱見隨丁巳以事忤國子祭酒三月大計劾罷

事詳挂議畧歸丁父艱天啓辛酉謁選得徐州倅四月

涖任啓毛撫臺壬戌為廷評司寇生白吳次公誄癸亥

奉使休沐甲子八月北上兩地乾元觀鬱岡乙丑六月由

大理轉比部楚司郎有詩又吳見只傳云乙丑冬犒

師榆關雷比部藝園記丙寅出守淮安八月廿七日到

任通淮郡伯啟丁卯二月初七日告歸通來年越五年辛未

口月口日卒遺命勿求諛墓之文故舊志載先生宦蹟

甚畧泰吉讀遺文次第所可知者如此先生倅徐州時

自言通籍十五載兩專城左參軍右司李歷內外學博

晉爽鳩迄於謫雲龍凡八庚爵地見若留記中又言敷

歷內外廿年十三任見於祭李宗伯文則文集所可考

見者猶有缺畧也亦嘗為青州理見於莆田陳蓋臺傳

中然不知何年其由無錫令為淮安教授當是謫官亦

莫知所由俟續考焉二月朔假靈泉許氏宗譜讀之

先生宰無錫當高忠憲家居時因受知焉及忠憲官大

先生宰無錫當高忠憲家居時因受知焉及忠憲官大

理少卿先生為屬官忠憲角巾步訪於小庵辭不敢見
已而報謁忠憲命奚童奉酒呼盧暢飲數為先生扼腕
及忠憲發崔呈秀穢狀引罪歸緹騎往逮自沈池水死
先生得遺表泣而藏之具詳高存之先生遺言中天啓
丙寅三月事也先是一年六君子死詔獄魏忠節忠憲
門人也楊忠烈左忠毅周忠毅袁忠愍顧裕愍皆丁未
同年進士吳見只傳謂同籍罹禍者七人先生方官西曹目擊璫禍趣
司寇澈川吳公中偉告歸吳次先生旋出守淮安泣
任未幾亦歸跋存之先生遺言謂丙寅守淮幾入虎口
祭大宗伯湘翁李老師文云徼幸乞骸免屈膝於匪類

保首領於牖下解帶亭記謂此帶在天啟之末玉碎金
鑠身首異處則有痛心疾首解組而逃者矣由是觀之
先生蓋幾罹黨禍幸而得歸者縣志名臣傳謂中璫出
鎮即日引疾歸為得其實靜志居詩話謂先生一官不
達意薄淮陽殆未讀先生文集而為是言也先生歸後
屢致書淮郡守言那移輕賚之積困假令卧治能容豈
必無意於斯民而決然舍去哉

陳君乾初之稱先生也日公寒時無諂居官無驕在任
視民如子冰鑒無私歸家一介不取一僕不縱凡里有
冤情立以公言暴白豈所謂身中清廢中權其古逸民

世是知人稱 卷九
之流歟泰吉讀遺稿益知陳君之言為信稿中若與張
按臺言兌運與張鯨臺言糧役與某按臺言造船答某
年丈言編審與吳亦臨邑令言竹行稅以及海變後與
撫臺張華東言築塘救荒通商事所謂以公言暴白者
也先生之歿也布衣俞君詣郡白先生生平於學使者
得祀鄉賢先生家人不知也公論躉之俞君名良謨字
龍淵好陳利弊嘗議甦鹽竈之困豁解役之繁破家無
怨時南解役猶為民病俞君與先生議合先生白當事
未果行而先生卒俞君後數年卒年八十二邑諸生百
人請於督學肖像配祀於邑令林侯恭章祠蓋官解息

民俞君發之林侯成之也詳邑人金君英所撰事畧夫
士大夫退歸者足跡不入公府不預戶外事固其宜也
鄉里有大利害乃亦不出一言以抒疾困而令閭里憔
悴之士發憤慨嘆躑躅叫號於長吏之庭不以誣罔為
罪已厚幸矣誰為聽之而誰為恤之哉俞君遇林侯得
行其言亦當時鄉先生若先生輩羽翼之歟讀先生遺
集者若徒嘆羨其放情山水樂志田園豈足以盡先生
哉泰吉讀海昌先哲文之言民生利弊者詳錄之不敢
忽亦冀取鑒於來茲爾故於先生遺集著其大凡云

跋陽明山人和董蘿石詩卷

嘉靖丙戌除夕陽明山人手書和從吾道人七律一首
詩序前數行不知何時失之與道人像合裝一卷後有
嘉靖己酉嶺南羅江陳珪跋則道人子兩湖先生乞題
者也其後經亂失之康熙甲子歸董氏云思丙寅仲春
有吳氏岷跋甲戌秋有查氏嗣韓跋後又失之乾隆辛
丑陳仰山孝廉攜至京師我族父少宗伯公錄靜志居
詩話一則併系跋文道光壬寅秋日愛山茂才時春出
示泰吉則此卷六十年中又流轉而歸董氏矣吳君謂
神物無恙蘿石實式憑之不信然歟道人始見陽明為
嘉靖甲申春明年乙酉陽明為撰從吾道人記及歲丙

戌除夕賦詩陽明年五十五道人六十九海甯縣志謂
陽明年六十八始游會稽者讀陽明記文未審差次一
年耳其明年陽明即家起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又
明年平思田平八寨斷藤峽十一月班師道卒道人從
陽明游蓋不及三年也泰吉少讀道人題先世河源詩
卷即深仰企今得瞻遺像又從愛山假讀遺詩因敬錄
元唱除夕二首及哭陽明夫子詩五言排律一首於卷
後以見道人與陽明知契之大畧筆跡雖劣幸託先人
之舊竊比鈔胥道人或許之歟陽明從吾道人記文當
時必有手稿倘神物無恙能合裱入卷否愛山其勤求

之

跋張方洲朱西邨兩先生詩畫卷

海鹽張方洲先生以直諫顯朱西邨先生以高隱重出處雖殊皆擅三絕實足輝映後先此卷朱先生畫有自題句三絕備矣張先生雖但有詩墨而行楷蒼勁草書飛舞想見清燕堂中清興頓發與集中所述間居畫記無二致也自署成化乙未秋九月一笑山雪夜歸舟中錄一笑山雪夜歸舟者先生告歸後以七字自題草堂之室也有記見集中朱先生在小瀛洲社會中年最長當嘉靖壬寅實七十有八此畫自署八十一翁則在嘉

靖乙巳以甲子推之張先生錄詩時朱先生甫十一齡耳今裝者以畫居前失其次矣方洲集為先世所校刊家有藏本惜殘闕卷中為李使君題張南山畫七古及一笑山以下三絕句與題餘不春社絕句第一首集中均未見題邊景昭畫馬七古及餘不春社兩絕句亦可校正集刻數字西邨詩於小瀛洲社集中畧窺一二肆中曾見全集鈔本未及購藏至今以為恨道光乙巳正月從沈雪門洛假此卷展讀竟日雜識於後而歸之

潘太史瀟碧亭圖跋

瀟碧亭者海昌潘香士太史結想於無何有之鄉而閩

中伊君為之圖也是時太史以選拔應朝考戊寅中
本省鄉試庚辰入翰林未及歸而卒然則所謂瀟碧亭
者玉堂耶玉樓耶噫余不獲與太史遊而其弟仲方孝
廉交為深道光甲午太史哲嗣稻孫出此屬題則仲方
又下世矣時坐仲方新闢書齋與伊人翁及稻孫昆季
談舊事為之泣然夫寓形宇內者皆自無而有有而無
者也所異者久暫耳太史兄弟如電火之倏過而此瀟
碧亭者紙墨不敝則兀立於無何有之鄉乃可數百年
稻孫其思所以永二父之傳如此圖矣

海昌重修學宮存信錄跋

漢人於造作紀功之碑率錢而為之者必書出錢人姓
名及錢數於碑陰孔廟則若韓勅造禮器碑題名百有
餘人是也後世徵信錄實昉於此其自出奉錢若魯相
史晨祀孔子奏銘及饗廟後碑則無出錢人姓名然曰
以城池道濡麥還所斂民錢財則始未嘗不借力於眾
人也借力於眾人既相勵而趨為之而或工役之不勤
出內之不慎鉤稽之不當其何以孚眾志而為連璽之
思歲丁亥泰吉初至海昌當陽湖憚侯修學落成之時
迄今十有八年風雪摧壓雪虐風饕不修且壞乃與學正金華董
君長庚謁諸刺史宛平許侯發和出錢為倡興工於二

十三年之秋唐太學元董其役陰陽家言方有宜忌且
衆力難集未克畢工是歲之冬平越楊侯裕深來權州
事武陵王石喬司馬德寬告知顛末乃率作興修新建
陶棣生宗輝涪州周鷺汀廷振閩南羅勛庭汝修三齋
尹雲南李琳園分州仙根銅山彭聿修少府念祖偕諸
紳士勸募有成乃鳩工於明年二月至八月而訖總其
出內者泰吉及曹文學錦堂也都料工匠則蔣太學晉
俞廣文漢陳少尹洽而董君暨郭文學蕙時省視之以
克完固乃會計出入之數授之梓凡出錢者人藏一編
後有興作可按籍稽也將以餘資續修志乘僉議謂然

嘗考韓勅碑陰孔建壽既出錢千碑左側又書孔建壽
二百蓋助錢造器與修廟為二事也海昌士君子有樂
為孔建壽者當續錄焉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十有
二月既望

甘泉鄉人稿卷十

受業世再姪潘詒穀謹錄

嘉興錢泰吉輔宜

記沈氏嗣選南宋文鑑目

道光乙酉五月得南宋文鑑爵里考稿本於集上書肆
 不知何人所撰訪之沈雲泉文珏沈文云嘉定張雲章
 字漢瞻嘗輯南宋文鑑未脫稿王西莊光祿續成之乾
 隆甲午舉人海甯蔣顯謨字奏平亦有南宋文鑑然莫
 先於吾鄉先哲沈果菴之書也丁亥四月吾兄雲壽檢
 雲泉文遺書假得果菴南宋文鑑序目二冊示余序作
 於順治戊戌凡例九條則康熙改元七月晦前一日也

目凡四十八卷卷一賦卷二騷樂府卷三至卷八詩卷
九卷十詞卷十一詔誥卷十二至卷十九奏疏卷二十
至二十四啟卷二十五至二十八書卷二十九卷三十
策卷三十一至三十三論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七序卷
三十八跋卷三十九至四十一記卷四十二議卷四
十三辨卷四十四說符命頌贊箴卷四十五考答問卷
四十六銘碑傳卷四十七墓銘墓表行狀卷四十八祭
文祝文策問樂語上梁文雜文每體各有小序惜余未
及鈔錄今沈文所藏書局置虛室不知何日再覩矣及
來海昌訪求蔣君遺著無知之者嘉定張君之書亦未

見流行本潛研堂集嚴道甫傳所著有南宋文鑑而西
泚先生墓誌不言續成張氏之書西莊始存稿有樸村
集跋亦不言選南宋文沈文之言當不悞惜未得樸村
集及西莊晚拙稿一檢爾壬辰八月讀莊芝階孝廉仲
方所輯南宋文因書所聞見以貽莊君倘存數家姓名
於所著序錄中則莊君之書傳而諸君子撰集之苦心
亦與之俱傳矣果菴字仁舉名嗣選嘉興貢生乙酉奉
母避兵葭川羣盜知為老孝子戒勿犯破產聚書所著
有儉娛堂集卒年七十六私謚孝貞

黃梨洲先生嘗輯續宋文鑑元文鈔以補呂蘇二家

之闕尚未成編而卒見全謝山所撰神道碑文丙申
初夏讀鮒埼亭集因識

記兩漢書校本

予校兩漢書初從李金瀾廣文遇孫假其大父令祖敬堂先生
手錄義門何氏評校本自己丑十一月至辛卯十月畢
壬辰正月從兄子承志假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前
漢書謹校一過蕭氏音義宋氏三劉氏之刊誤館閣諸
公考證悉錄簡端至閏九月而畢欲續校後書未能也
癸巳春日於武林汪小米遠孫處得義門弟小山氏所
校兩書乃先校後書自春涉秋而畢繼校前書自是年

九月至今年甲午六月而畢夏秋之交從味根從孫聚
仁所又得諸草廬先生所錄義門校續志三十卷李先
生錄本未備者得補錄焉暇日參以吳氏兩漢刊誤補
遺惠氏後漢書補注嘉定錢氏之考異高郵王氏之雜
志僅見前漢則於甫里所謂精實正定可傳或庶幾焉兩何
氏皆以汲古閣本為主余故亦用汲古本校既粗竟因
條件何氏所據之本見前輩校書不以再三為限且冀
為兩漢之學者廣求善本考其異同焉

漢書

景德本

何煌小山所校於卷前錄牒一道云中書門下
牒再校勘前漢書牒奉勅國家治洽承平政先

稽古顧茲三史繼彼六經昔嘗列於學官今見施於
貢舉淳化中慎擇儒士俾之校讐尋募工徒已從模
印討論之際雖務研精刊刻之前書式資素業牒至
於鈔牒庶悉辨於魯魚克正前牒工部侍郎參知政
事馮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兵部侍郎平章事冠吏
部侍郎景德二年校勘本故小山枝語每稱北宋本
疑即景德二年校勘本故小山枝語每稱北宋本
南宋監本大字本此皆以南宋監本大字本之目
熙丙戌十二月陳勝至司馬遷皆闕後從他別得杜
周傳一卷校過

小字宋殘本九小山校本陳勝項籍傳記云殘宋十行十
癸卯中秋節後十一日用小字宋殘本六十至六十四
本闕紀一節之傳十六十七十八又六十至六十四
不在其脫失者更

九行十六字官本小山校本陳勝項籍傳記云殘宋十行十
癸卯中秋節後十一日用小字宋殘本六十至六十四
本闕紀一節之傳十六十七十八又六十至六十四
不在其脫失者更

宋末建甯書舖本小山校本陳勝項籍傳記云殘宋十行十
癸卯中秋節後十一日用小字宋殘本六十至六十四
本闕紀一節之傳十六十七十八又六十至六十四
不在其脫失者更

將監本越本杭本及三劉宋祁諸本參校其有異同
者附於古注之書鋪建本八行行康熙甲午中秋校小
山四益齋又云書鋪建本八行行康熙甲午中秋校小
景十三王傳司馬相如傳下公孫宏卜式陸字司馬
記右將監本云拾玖字與藝文志同景十王傳云正文
伍阡樹伯監本云拾玖字與藝文志同景十王傳云正文
相如傳下云正孫宏卜式陸字司馬
伯貳拾樹字公孫宏卜式陸字司馬
玖拾玖字按此文計貳阡肆伯陸拾伍字並建本所記
字數也。字按此文計貳阡肆伯陸拾伍字並建本所記

殘元槧本

小山校本元槧本即命壽南姪此卷起假畏三弟所得

正元年表記云州日壽南校完伏日為月之廿五日也諸侯

元本惟此一卷張耳陳餘傳云列傳一壽南校表殘

元注中禮字元槧本韓彭英盧傳第四起七月之望楚

元王傳云殘元槧本韓彭英盧傳第四起七月之望楚

元本壽南侯表下云雍正初元癸卯七月二十日命

正統本

小山校本地理志云將正統刊本校過又溝洫志

監本

亦宋之善本也

南監脩本

小山校本元刻十不得一補刊謬譌不勝又

粵本

刑法食貨兩志俱

汪文盛本

大字補刊本

葉校本

小山校本地理志云將葉校本改二字葉

劉氏本

小山校本地理志云將劉氏本校孟公

後漢書

義門校本紀第九卷記云康熙甲午心友弟得

殘宋本

包山葉氏所藏殘宋本第三卷至此卷之半以

大字補刊本

小山校本地理志云將大字補刊

葉校本

小山校本地理志云將葉校本改二字葉

劉氏本

小山校本地理志云將劉氏本校孟公

後漢書

義門校本紀第九卷記云康熙甲午心友弟得

殘宋本

包山葉氏所藏殘宋本第三卷至此卷之半以

大字補刊本

小山校本地理志云將大字補刊

葉校本

小山校本地理志云將葉校本改二字葉

所校正寄因改正數十處與平四年
春正月條下記云殘宋北宋本止此
鈔補北宋本北山校本屬徐尚成校此以鈔補

淳化校定本九小山校第九十卷尾記云范星後漢書凡
七月傳二十八十五卷右奉淳化五年
麻沙本大小山鼎校新開雕的無隻字舛訛幸天下學士精

正統本覆校正統即北宋所出惜鈔與刊者俱不免倉
卒安得一校也元
本疑即補刊每云成化補刊

成化補刊本小山校本每云成化補刊
南監本校小山

續志
北宋小字殘本義門校禮儀志第六卷記云自律麻志
冬日燈下手校一過版至精好尤明小學有孝友之
家鳳來齋藏書印不知出於誰氏也又輿服志下跋
云自二得北宋殘本校
宋一經堂本義門校郡國志四跋云自十九卷至二十
宋嘉定戊辰建安蔡琪純父一經堂開雕大字本心
以為佳因從典故者乞以校對則舛誤可為憤歎又
律麻志之前直刪去劉宣卿補注唐章懷太子賢注
字二行云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
竟不知諸志從孫宣公之請始取司馬紹統續漢志
補蔚宗之闕章懷但注紀傳淳化所刊止於九卷
爾其憤憤之貽誤後人真市賈之劣者識之以見
宋本亦有不足據信如此非敢為許激也七月既望
義門老
民書

汪文盛本

義門校郡國志五跋云康熙癸未六月侍八貝勒於南薰殿架上有汪文盛刊本因取以

附錄義門跋汲古閣本

初讀此書嫌其繆記為多及觀劉氏刊誤諸條乃知

在北宋即罕善本緣前人重之不如班書故也嘉靖

中南京國子監刊者注經刪削此猶完書故是一長

其舊本不差此復滋謬畧為隨文改正云康熙辛巳

中秋後題於保定行臺西序焯

康熙辛巳首夏於召伯舟中閱完續漢志三十卷毛

氏後漢書所據之本遠不逮班書舟行又無從假他

本互校姑俟南歸再閱云焯識

右二跋及前各本下義門跋語讀書記中均未

載泰吉記

附錄李敬堂先生跋義門校本後漢書

乾隆己卯冬日從海鹽朱子笠亭借得義門先生點

定後漢書云從松江陸君子大得之校閱一過歎其

細意校勘為范史功臣余旋有都門之役次年六月

南還迺依其刊正及句讀之處點出之笠亭云義門

十三經二十一史俱有勘本先生聞某處有一宋元

雕本必輾轉假乞藉以正謬祛謬嗜好之篤如此余

往時記朱兄香谿云有義門手勘漁隱叢話甚精惜為禾中盛氏假去未還後在虎林孫廣文齋中見前漢書青硃二筆云中有義門手校後歸魏塘無緣借閱今所見者惟此書及文選刻本則困學紀聞而已聞吳門汪君念貽盡得義門書塾善本蓋先生門人沈丈冠雲下榻汪氏所留遺也行將從其至契密請之又余聞前輩云經史校本以顧亭林先生手定為第一惜書歸三晉不得見云敬堂集并識

按李先生所錄義門前漢書評校本無跋不知魏塘之本抑吳門汪氏之本此跋所刻願學齋

集亦未載泰吉記

記第六世族祖蓬州公鄉試卷

明萬曆四年丙子科浙江鄉試吾秦溪錢氏第六世後官四川蓬州知州次卿公中式第五十一名墨卷卷面第一場第二場第三場作大字下小字居中一行云嘉興府秀水縣儒學增廣生員錢應晉習書經與今鄉試卷式同坐號用藍筆寫於卷面第一場東洪十一號二場西宙二十二三場東日十卷後印卷官銜名云印卷官浙江布政司經歷司經歷周鳴鑄關防亦與今卷式同惟今卷無按察司經歷銜卷頭云嘉興府秀水縣儒

學增廣生員錢應晉應萬曆四年浙江鄉試思得身家
並無刑喪過犯亦不係娼優隸卒及外處人民假以贅
壻並仕宦子弟在於父兄原任衙門移文起送冒頂名
籍僱人代筆等項違碍今將本身年貌籍貫三代家狀
并所習經書逐一開具於後計開一本年身年二十三
歲身中面白無鬚本縣永樂三十一都民籍一三代曾
祖達故仕祖琦故仕父籛存不仕一習書經以上分作
十行為卷頭第一開第二開起為草稿三場卷同卷背
有藍印彌封所關防夜一彌封所關防十二字每字僅
有其半其半蓋拆卷時去之也謄真第一開眉上有巡

按浙江監察御史印篆文九字作三行印逕一寸有半
卷背接縫處印文模糊不可辨三場俱同草稿尾空紙
上粘條紙三一條云監試一房正卷第八卷三場一條
為閱卷官銜名第一場云湖州府歸安縣知縣鄭銳閱
第二場云謄錄所會稽縣知縣馬洛閱第三場云黃巖
縣知縣袁應祺閱讀冒先生起宗撰公墓誌銘知當時
三場分閱合收者乃得雋鄭公字雲石袁公字肖海馬
公字禹河如臯人為冒先生外王父誌稱公子孟思諸
君以馬公所批場中卷見示者即此卷也一條為評語
第一場更有一條云擬取正卷第二擬取正三字旁有

硃色二圈二場擬取備卷第二三場正第十二俱注於
評語條上二場評語上硃筆大書備字又於備字上加
一圈三場亦有硃筆字脫爛不可辨所粘諸條字俱藍
筆書第一場首藝題目上藍筆大書五十一名四字第
場卷中評點有硃筆有藍筆藍筆似出兩手一細圈密
點評語極詳細七藝眉批旁批殆徧一但密點數句數
行而已評止寥寥數語硃筆當出主司手亦寥寥數語
密點數句數行而已二三場僅有藍筆評點不若第一
場之詳細顧亭林生日知錄謂主司閱卷不深求二
三場之觀卷中評點之詳畧可見當時風會矣日知錄

論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曰四書
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歲考
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上下一格經論
亦然後省四書各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
下二格今此卷無四書書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一二三
場題目俱低三格與日知錄所言不合第一場七藝俱
頂格寫第二場論判亦然表文及三場五策俱低二格
寫表題為擬宋御製為君難為臣不易論示輔臣謝表
擬宋二字低三格寫御製字提行頂格寫謝表下旁注
祥符五年四字表文起云祥符五年某月某日臣某等

伏蒙聖恩頒示御製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鳳藻日新云云祥符五年低二格寫御製字提行頂格寫表字謝字鳳藻字提行低一格寫文中若絲綸鴻編日月風雲等字俱提行低一格君道宸衷王言天語等字俱提行頂格末云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天字聖字頂格表字謝字低一格聞字頂格中有恭遇。○○。規模天大睿智日新云云讀其文當是皇帝陛下字而提行頂格連作四圈蓋題事屬前朝故不寫皇帝陛下字家藏臨江公鄉試墨卷刻本亦然

陸文裕公深同異錄採漢以來名臣奏疏雜文意欲進御瓦原文有

陸下云云者俱空白二字而註其下云前朝臣子尊稱君上之文義當避闕見四庫提要儒家類存目蓋見當時體格如此第三場策題第一問第二問第三問第四問第

五問與今格式同文中若皇上太祖高皇帝俱頂格郊祀字天字亦頂格執事明問今日等字俱低一格第五道策尾以謹對作結三場卷謄真末行後俱另行寫計塗註幾字第一場低七格云計塗註共五字二場三場俱低八格二場云計塗註共六字三場云計塗註共五字卷式較今鄉試卷稍長大畧與今殿試卷相似亦用朱絲闌直格每開十二行每行三十字吾家自洪武二十三年始承錢姓歷四世一百十一年而臨江公始

以宏治辛酉舉浙江鄉試閱七年為正德戊辰起家進士以大吾宗自是而太常公以嘉靖乙酉舉人舉壬辰會試儀制公以戊子舉人舉乙未會試永州公先太常儀制兩公於壬午舉鄉試戊戌成進士三十六年間父子兄弟相繼登科第服官中外勤於其職為世名臣蓋不獨科名之能重人也公為臨江公孫由乙科秉鐸邯鄲會稽宰長甯擢蓬州所在多惠政當時有第流之目鄉舉之時年纔逾冠風簷寸晷中洋洋數千言楷法工整統三場卷塗註止十餘字亦可覘學養之有素矣卷藏公弟孫湘帆叔

紹起

處道光丙戌八月十八日

泰吉

以太常公顯忠祠春祭至海鹽獲敬觀焉詳記行款以見前明鄉試卷之格式亦考古者所樂聞不僅為吾錢氏世傳之寶也

甘泉鄉人稿卷十一

嘉興錢泰吉輔宜

海甯州知州陽湖惲侯政績記

道光七年夏五月泰吉始為海甯州訓導時重建廟學諸所造作煥然成就僉曰前刺史陽湖惲侯謁廟之始仰瞻椽桷愀乎動容乃率僚佐董勸人士各出私錢驩欣會計不數月集金踰萬其明年侯以憂去州人士感念奮興力作罔懈越二年廟學成迺刊碑著勲用揚雅化泰吉到官之明年也又明年三月二十五日侯卒於家嗚呼侯涖海昌裁期月耳敏於當官州無逋事既興

廟學將從事於農田水利以興廢除弊惜其未成常用
扼腕而侯之女夫歛縣金書思所為狀言侯卹嘉善縣
水災事與泰吉夙所見聞皆合則其他所言必可信乃
約舉大端曰侯諱數字子寬自號遜堂負才識精力絕
人勇於從政伯兄簡堂先生敬博學工古文為學者所
宗侯曰吾兄兼貫三才吾但欲旁通人事耳以乾隆五
十九年舉人大挑一等嘉慶二十三年始至浙江權歸
安縣事五十日民歌頌之二十四年權臨安踰月將去
時苦旱民請勘災得報而後行是年權定海縣定海孤
懸海外控扼外洋額設兵若干名為浙東巖邑惡少竄

名軍籍中輒較轢人侯至莫敢犯乃設冊以清田畝勸
分以救饑饉民大悅服及受代皆泣下曰仁侯去矣為
立生祠道光二年以次當補宣平未至任三年秋嘉湖
兩郡水嘉善地尤卑下田廬漂盪老弱轉徙巡撫黃梅
帥公曰非憚君孰能勞來安定之乃調補嘉善侯日棹
小舟履行沾卹民歸之如慈父母及冬請緩徵漕大府
曰湖州烏程歸安被重災猶皆徵漕嘉善曷以緩侯曰
湖州重蠶桑蠶既登即被水害民猶有餘蓄嘉善以陶
埴為業野水徧地無以為生富者又以捐振竭其財是
蓄雖輕於湖州民困實重於湖州也堅持其議莫能奪

是冬嘉善迺不徵漕大府奏請治河相度地形博采輿論疏濬隄防皆有程則叙定海獲盜功五年擢海寧州知州嗚呼觀其所設施於他縣者使稍延歲月州人將獲數世之利不獨脩起學官一端也然揀災卹患諸仁政遇事乃見而自古循良之吏必以勸學脩禮為首務侯下車之始即崇學校雖他未暇及亦可謂知為政之本而無愧厥職矣且侯之為此豈徒以廟貌巍巍為士人觀美云爾哉惜其速去而養士勸課之方不獲與吾曹講明而切究之此泰吉所以於學堂歡宴時每指謂諸君子願相與惕然知戒而思所以副侯意者何如何

也侯沒後嘉善人爭言侯來為城隍神有不善者暴死曰侯擊之夫神之靈爽式馮于民其事杳冥不可知而民思侯於既死猶赫赫若降神于茲土而禁暴止邪也則實政在民心宜祀名宦者非侯而誰謹次政績以俟上其狀者

大清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仲春之月州學生員蔣光煦屬金陵馮秋田春谷兄弟勒石於奎星閣下閣為侯創建州人以奉生祠今春秋祀侯之所也泰吉又記

記周氏孝子

周協義者元時鹽官州人也少孤與弟協禮協信事母

俞皆至孝母病篤協義惶遽無措夢神語之曰得人肝食之即愈協義急起剗左脇割肝一葉忍痛掩衣呼協禮曰母思食豬肝急作羹以進我有事欲他往勿待也協禮睹兄異常時心動然是時協禮亦已剗肱將進母乃急於以兄所與肝和己肉作肝羹以進視母啜羹已協義久不至急蹤跡之方呻吟於牀迫視所苦乃大駭恐驚母不敢出聲急適市求醫遇異人授藥急持歸傅兄左脇創即合以餘藥傅己創亦合協義即時強起視母母疾亦瘳母病方亟時協信鈞燈於體以禱神當時謂周氏有三孝子云甘泉鄉人曰州志孝友傳謂三孝

子宋時人失其名管文學庭芬得其事於洛塘周氏族譜以語予乃次第之以補州志之闕佚管生又言康熙年周氏有父病剖心者見嘉興賀氏廷麟闡幽錄中其事亦奇偉云洛塘周孝子父病甚醫曰不可為已孝子跪而泣請曰聞君能生死人幸一救吾父醫笑曰必若剖心與翁食或有益孝子以為誠然語其婦且曰吾有兩兄何惜一死吾必剖心爾可作羹以進勿令吾父知婦未之信漫應之俄聞室中撲地聲大呼取吾心去婦驚走視則見孝子袒而仆血流被體利刃入胷寸餘急拔之死而蘇者三後竟無恙父病亦漸瘥孝子自言方

剖心時恍惚若有神護視之者故得不死人皆謂孝感所致賀氏曰此愚孝也不可為訓第存之以勸天下為人子者使知身且不有有如此管生曰惜哉賀氏之記孝子事而不言其名字也鄉人曰孝子身且不有安有求名之心哉孝子誠愚孝嗚呼惟愚乃能成其孝也彼協義兄弟者不謂之愚亦不可也雖然當父母危殆時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其庸行必有可述焉而見於文字者乃僅傳其一節也惜哉

記曹文學葬兄事

余初至海昌友人為言閭里書師推曹君余訪其居於

拱辰門外一廛面場圃中庭編籬為牆籬以外非所有也學僮數人呶唔其間脩脯不足飽妻子而君伏案作楷書讀性理日課有程度無汲汲之態暇則丸藥施嬰孩言自高曾來施藥一百四十餘年矣余自是樂與之流連今年五月君卒應明經時良乃言其葬兄事嗚呼吾嘗入故家之室停棺櫛比如行荒冢中間為不怡者累日嗟哉貧也無可為也乃有田連阡陌高門大屋而祖父不得蓬顛之蔽何為乎若夫妻帟棲魄於幽宮兄弟暴骨於中野者又比比也嗚呼其弗思爾矣若曹君者可以風矣曹君無支子但有子錦堂既守大宗不絕

之義以後其兄焯位中位中配沈楊側室周故嗣子肯
堂皆未葬君節客授資為葬備數十年未嘗忘每疾病
則曰吾兄未葬吾何死也及道光十二年君年七十有
四矣疾病間作則曰不可緩矣計所積得錢七萬卜葬
於某原凡五棺時苦雨懼不克葬及期雨霽葬畢乃雨
嗚呼精誠之至天亦相之也自柩行至窆君相度奔走
不以疾稍怠既葬顧錦堂曰吾乃可以死矣未暮而君
卒余既聞明經言樂稱道之錦堂具狀乞傳傳余曰傳
非吾所能也然記君事於別籍久矣錦堂又為余言君
之從姊適陳氏婿卒無所依君養之從兄燦煥煜死無

後皆經紀其事從兄焯之妻王守節餘三十年無子為
之請旌表營葬事君之曾祖墓在仁和縣幾毀力改
葬焉里人敦仁堂葬會終始其事數十事年比皆貧士
之所難并記之君名斨字季昭蘭垞其自號也七世皆
諸生今錦堂又有聲庠序間

記沈林

錢子讀易至旅之六二感念舊事喟然曰童僕而貞信
有賴若沈林者可矣噫沈林死矣沈林鄉人也愿謹無
他能幼事我從祖肖巖先生餘十年從祖歿隨我叔往
山東叔卒於署長清縣丞任所無以歛沈林號呼於眾

縣人鮑君憐之任其事叔母始得攜弱子女扶櫬歸沈林奉持甚謹從父中丞公愛沈林召之役沈林時時節庸直餉幼主念及舊恩必泣如是者十年錢子曰吾見為童僕者當聲施赫赫時務欺詐弄權市利以肥其身爾遇變故則鳥獸散甚或盜所有忠信可任者百不得一二市朝則滿夕則虛其理固然瑣瑣斯賤何責焉必繩以生死不變之義彼狡黠者且反脣相稽謂士大夫厚恤親故者何不多見也噫若沈林之思顧舊恩固結而不解詎獨人奴之藥石耶鮑君於旅人焚次之時不惜資斧亦薄俗所難而我錢氏所當不忘者也惜沈林

愿樸不能舉其名但頻呼鮑善人鮑善人云

記介休獄

某歲元旦盜入介休富人王氏之室殺其母於庭脫金臂環一雙去王氏子具言姻家某貸環於其母勿得某氏子怒詈曰若旦夕死我必折若臂取若環數日而母見殺舊時傭工某嘗竊雙環以逃久不得鄰人某左右之疑皆與某氏子通縣乃捕三人者榜掠之皆誣服責問環所在則不可得久之縣獲盜得雙環盜言心利王氏饒於財知王媪元日必五更起至別室焚香於中庭無侍者意其首飾價不訾可攘取也前夕與黨數人入

其室伏於奧伺媪至搯殺之不意惟雙環亦既殺媪則取環踰垣逃驗視盜環與王氏狀所言鏤文銖兩皆合王氏子謂非己家物堅不仞且狀言先後所失實四環以是獄久滯時我從父中丞公守平陽大府檄往治之公微服至介休訪求嘗傭王氏家媪問王氏製環失環及母死時情狀甚悉乃至製環者家取視其簿籍令如式製一環期五日得戒勿泄至五日坐堂皇召王氏子曰爾家事我皆知之矣某歲月日爾為母製環二某歲月日傭工與爾子適市觀賽社爾子攜一環實失之傭工愿人也懼而逃爾子泣於市鄰人某送之歸傭工無

辜者也鄰人有德於爾子者也爾忍誣之某月日爾又令工製環一以奉母某氏子見之欲貸環爾母急佩之臂某氏子怒而去某歲元旦爾母為盜所殺而失二環今前所失一環已得矣出諸懷擲與之曰非耶王氏子不意公知前事之詳聞言色變執環視良久曰鏤文是矣然新製者非也公曰爾言良是然盜所得環實爾家物爾不肯仞者懼前言之誣耳爾母死爾痛甚倉卒具狀情實未得不爾罪也然獄久不決盜首已斃傭工鄰人某氏子幾瘐死爾何忍乃出製環家簿籍檢示之曰爾家但有三環耳前失其一母死時失其二安所得四

環更出盜所得環指其一曰是先時所製雙環之一也
鏤文工巧甚宜爾母之愛之也又指其一曰是則孺子
失環後所別製者歲暮迫促文較粗是非爾母所常佩
之臂者耶嗟哉爾母佩是環而殺於盜而又幾殺數人
也爾忍見是環耶王氏子聞言哭曰公神人也某無疑
矣乃出某氏子傭工鄰人於獄而誅盜黨之尤桀黠者

半弓園記

一齋陸君屬余為半弓園記未有以應也一日香潭王
翁過余談舊事言其姻家某君罷官歸大治居室極園
亭之勝疊石為山輓水數百步外穴牆激而入之灌注

石罅終日不絕如瀑布流入於池翁嘗坐池旁為題扁
額楹帖覽賞忘倦以為吾邑中近時名園雖陳氏安瀾
無是也未幾某君沒園亭已閱數姓而遺跡不可問矣
王翁舊與一齋尊甫冰菴先生同時以書法名遨游公
卿間所至不貶其節冰菴先生晚歲歸築室以長子孫
而所謂半弓園者固未有奇異之境足以游目也然余
嘗至其室一齋潔几案奉冰菴先生所遺鐵硯及手鈔
漢書兩帙示余輒把卷摩挲不能去如坐千巖萬壑中
清曠之氣蕩滌胸次噫若所謂某君園亭今即故在余
不欲舍是而他求矣遂書其語以貽一齋

遜齋記

善乎漢上之釋遜象辭也曰遜非疾俗避世長往不反之謂也去留遲速惟時而已泰吉讀之而恍然於君子進退之道矣聖人序遜於恆之後為久居其所者戒也而又恐自託於穎濱巢許之倫之終已不顧則孰與任天下之大事者故受之以大壯以見陽盛陰消則君子之道勝而可以柔進而上行也故又受之以晉焉聖人豈教人終遜者哉石門蔡學博硯香自筮當遜之上九乃名其讀書之室曰遜齋屬為之記硯香今日所居之位正鄭氏所謂居小官幹小事其進以漸之義也上九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若效九三之係遜其憊也滋甚然退藏而伸其道則遜得其正而道必終通也肥遜无不利者退亦利進亦利也惟其時而已處久道化成之時而終抱山林長往之志豈吾曹所望於硯香與硯香之所宜自處者哉

潘伊人先生像記

嗚呼世之讀書者大都為利祿耳否則求當世之名耳稍知樹立者則思著述以垂後世取悅不知誰何之人其意念之淺深高下雖不無差別而皇皇焉若有所求則一也其所求之得與否卒之皆不可知而胸中自得

之樂常為外物所奪其於書也亦終無所得而已矣秦
吉常欲以此數者為戒而不能自克及見海昌潘伊人
先生而嘆善讀書者必先生若也始余識先生年將七
十矣知余好聚書欣然館余齋授徒之暇默誦史漢及
韓柳諸大篇不失一字自謂淵明詩未熟日課一詩首
亦終卷不失一字余愛姜白石詩先生亦取讀之既而
尤愛梅都官皆貫徹首尾終始不倦於近人詩惟誦曝
書亭集其他皆不甚措意古文詞自元明以後則束置
不觀矣蓋先生中歲即棄舉子業其所誦習皆千古之
絕作故並世之詩若文尠當意者而亦自以為不能抗

衡古人間有所作即毀棄或終歲未嘗操紙筆惟日取
所素習者再三倍誦以自遣鄉里之人非習知先生者
皆知先生淡於世味而先生胸中涵蓄之富雖親串或
未之知也嗚呼先生之於書如飲食之自愈其飢渴而
已其當長君次君之相繼登第而謝世也視人世之死
生榮辱若無足介意者非自得於書而能若是耶然先
生晚歲時時讀莊子內外篇楚辭大招其亦有所感於
中而聊藉恢奇怪異之言以盪意平心也耶然則先生
之於書不獨飢渴之飲食且以為疾病之藥石歟先生
既沒余謂先生雖不求知於世然讀書之旨趣後之人

不可無知之者乃屬文孫輩畫先生讀書小像而為之
記其意如此

篝燈教讀圖記

泰吉小時先大夫方勤於政不暇問家事先母沈宜人
教督甚嚴讀小怠言動或失當必述先世家法以相督
責且令誦文端公題陳太夫人夜紡授經圖詩母擊節
和之時或聲淚俱下嗚呼泰吉不聞母氏之教二十有
四年矣未嘗稍自樹立回思往訓時惴惴今觀蔣母馬
安人篝燈教讀圖而益怍然有動於中也方蔣君春圃
之未有子也安人屢為置造又嘗割肱以療蔣君疾其

明年側室劉乃生子光煦光煦生十年而蔣君卒嗚呼
樛木逮下螽斯不妬忌苾苾樂有子安人其知詩教矣
而割肱以療夫疾亦發乎情之至正先王經夫婦厚人
倫之道豈有間焉蔣君既卒安人教光煦益嚴密歲時
塾師歸則自課之讀稍間將加以夏楚而不忍則使長
跽父景堂前涕泣告誡之光煦感動益自厲於學此教
讀圖之所由作也嗚呼自古賢人君子未有不由母教
而成者也程子之母侯夫人撫愛諸庶不異己出有過
則不少假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
知也夫以安人之賢視異腹子如所生固無足異假令

不明乎教子之義而惟事姑息之愛則光煦之學之成與否未可知也光煦於安人歿後為此圖豈獨彰著母氏之恩哉其必兢兢不失尺寸常如安人教讀時則所以大累世之傳報安人之德而承歡於所生母之側者非僅守人子之常道遂足謝其責矣泰吉雖頽廢亦常念母氏之訓不敢忘願終吾身與光煦交勉之而已

紡燈課讀圖記

道光二十年南海蘿邨羅先生以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學浙江其明年泰吉以試事進謁先生一見詢家世述陳太夫人夜紡授經事肅然動容若甚有感於中者泰

吉心竊異焉今年冬先生任滿遷通政司副使將還朝士皆服教懷德賦詩祖行泰吉走送於石門先生惓然相接已而蹙然改容曰子我有一圖子為我記之圖之本末子之友高已生陳琴齋知之為詳我不能盡言也泰吉聞言益心動既而琴齋書來言先生乞戴學士畫而士大夫歌詠其事者為先生所生母張太夫人紡燈課讀圖也先生九歲而贈公謝世踰年更十餘喪家日落張太夫人與兩女紡績以為活夜輒篝燈共績先生讀書其旁太夫人教督之不稍怠會歲饑母女日一粥先生獨得飯蓋先生未應舉時幾不能自存非太夫

人忍寒餓以堅其志則廢學者屢者矣嗚呼世豈無承先生世之餘緒席豐履厚登膺仕而為名臣者而天之將降大任必若孟子所云則何也孟子少時母氏斷機勵學事見於列女傳而他書述孟子有少貧語勞苦空乏殆如所云矣然前喪三鼎孟子已為士竊意斷機時公宜或出游若我高祖省親西安而陳太夫人夜紡授經庶幾近之非若先生少而孤也先生登第假歸侍養六年而太夫人下世則與孟子母喪時得具大夫五鼎之祭蓋相同云而先生過時而悲遇事之相類者輒感形於色欲言少時事而隱痛不能言先生之所處其多

動心忍性也歟猗歟先生慕思之誠久而益篤所由成母氏之志學為儒宗入侍帷幄則守正持重為文學侍從之選出為師儒則崇化勵賢植輔性成德之本凡所設施根乎質行昔人所謂雖亞聖命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然則先生為是圖豈獨彰太夫人之苦志而僅僅以敬愛致文為足報劬勞也哉泰吉嘗以詩文請益於先生過蒙獎許以一字目之曰真故承命記實不敢為虛美之詞先生其許之乎

文端公遺印記

先曾祖文端公香樹齋朱文印舊藏從祖肖巖先生所

不輕示人泰吉幸一見之犀角上盤雙螭紐古澤可愛
蓋數百年前良工所作者嘉慶庚辰從祖謝世或竊粥
於市友人吳修思亭以語泰吉得購歸文鼎後山為命
工製櫝以藏焉道光丙午申張廷濟叔未得我五世鶴
菴府君畫竹冊於其故友海鹽錢以發寄坤處畀泰吉
敬藏文端公跋尾用此印并識云此印乃先王父手付
今余詩文集皆以是為名泰吉曾見鶴菴府君暨高祖
廉江府君高祖母陳太夫人字畫皆嘗用此印心知文
端公承先世所遺及見此跋乃益明爰屬海昌朱鈞筱
漚之友戴 次開摹勒先公跋文於櫝之四邊并選

小木工為製外櫝嗚呼我鶴菴府君康熙癸卯舉於鄉
後官西安教諭告歸康熙四十一年壽終里第年八十
三此印即為晚年所得今亦一百四五十一年中間幾失
而得之遞傳至泰吉已閱六世而泰吉敬藏亦將二十
年矣賴良友數人之力乃能什襲無恙并得著明傳授
之本末以示後人殆我先公所默為呵護者乎嘗讀元
遺山故物譜於其先世所藏薛稷六鶴銅綠小山風字
銅雀硯皆一一誌之以詔子孫而我錢氏當明初時養
素府君所遺香鑪既失而更得臨江永州太常儀制四
公皆為之記蓋子孫苟能不忘其先人則雖一物之微

必慎藏不忍失遺山所謂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誠至情至性所見端非玩物而反為物玩者比也况此印為吾家世傳之寶先公既以名其集海內通人學士見之者皆知為先公故物哉泰吉用敢詳記之以告後之人冀世守勿失云道光己亥仲春泰吉謹識

冷齋勸書圖記

亭林先生述陸文裕之言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膳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又謂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

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今讀元西湖書院刻文類公文及慶元路玉海指揮知文裕之言信而有徵矣宋元書院山長往往以教授兼之今則院長延士大夫退居者教官尠兼任然其職閒無事不離文字之役則一也歲丁亥泰吉始為海寧州訓導先世遺書萬餘卷盡攜之學舍中取仇山邨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以名其齋既以病廢謝絕科舉之業精神遐漂不能為深沈思因假友朋所藏舊刻日校數葉為靜坐養性之助八九年來財數百卷而於兩漢書元文類用力稍多兩漢

書校本則假之梅里李君遇孫武林汪君遠孫李君今
司訓括蒼汪君下世欲如亭林所謂互相易而傳布者
恐不易得乃寫冷齋勘書圖而以所校諸書跋語錄於
後傳示同志冀各出善本相假俾無事之歲月不至惰
棄且以告我良友之為院長教官及久任校讎之職如
劉中壘顏秘監其人者并力於一書當不若明時書帕
本祇供餽贐之用也或曰學校之官當講明道德啓迪
生徒乃為稱職否則融貫經史之大義勒成一書亦不
得行其志者思所以詔來學也皆不出此徒從事於一
字一句之間見其小而忘其大得其淺而遺其深坐耗

居諸不亦惜哉斯言也余深愧之道光十有六年歲次
丙申秋日

海昌學官所藏元代祭器圖記

海昌學官明時有祭器庫在廣業齋見於嘉靖志今則
祭器貯於尊經閣庫毀久矣器之舊者元至口己酉銅
盥盤一篆文四行在盤底第一行至口己酉二四字可辨第
二行海寧州儒學五字可辨第三行陳奉二字可辨第四行口官
一字可辨至正丁亥銅爵三銅象尊一銅犧尊一篆文四行
云至正丁亥秋柒月皇岡精舍製三器同道光乙巳冬
屬白馬廟金石僧六舟拓全圖而記其後曰元大德間

知州相繼修學訓導陳登為之記登以至大二年己酉
任三年建學倉見於趙氏甯志備考此盥盤當是陳君
所造惜趙氏未及誌考之蔡志有銅酒海一并杓疑即
此器禮器有盥盤有洗勺勺則久失矣陳君甫任即造
器建倉信為有功於黌序者惜學記不傳趙氏已不知
登為何許人此器幸存陳君不泯矣象尊為象形蓋本
於王子雍之說子雍謂魏太和中青州所得齊子尾送
女器則然宋陸氏佃亦謂於章惇家見古銅象尊制作
極精望而視之真象也此皇岡精舍所制器為不戾於
古矣惟象腹盛酒有蓋有環背不負尊與王氏說異不

知章惇所藏如何爾犧尊直耳無角則與古制異爵以
三足承之亦非古雀形長尾傳翼方足之式然由來久
矣皇岡精舍者賈執中希賢承其父林之志建學聘師
以招遠近生徒肄業之所也創始於至正五年落成於
六年銘器曰丁亥則七年也執中之弟用中嘗輟私田
百畝贍學田久不存此器不知何時移藏學官前志未
詳莫得而考也賈氏子孫自元明及今策名學官世世
不絕其徙居中州者亦多宦學於戲功德姚遠矣泰吉
涖官於此幾二十年坐視禮器之殘缺有愧陳君州之
士君子必有以賈氏為法酌之祭器自成其名者因備

錄劉文成危太樸朱近修為皇岡精舍之文并節錄舊志於圖後以冀觀感而興起焉若曰作器能銘當俟九能之大夫矣

丙午四月檢點尊經閣所藏祭器又得銅罍尊一內有款識至正乙酉二月初吉八字為一行海寧州儒學誌六字為一行知州陳奉議五字為一行提調官三字為一行蓋與盥盤同時所造而款識視盥盤為顯著始知盥盤非至大己酉陳登所造矣至正無己酉識文作乙不作乙造者之失也管芷湘謂文是左行當讀為提調官知州陳奉議海寧州儒學誌至正乙酉二月初吉其

言良是乙酉為至正五年趙氏備考謂至正六年知州何蒙重修廟學邑志佚其名而前一年知州陳君造器趙氏為學官有年典司禮樂之器亦未誌之何也舊志元知州陳姓惟陳文仲任於至正二十二年距造器時已十有八年當非一人元史文散官四十二階正五品為奉議大夫中州達魯花赤知州並正五品奉議疑是官階未敢定為陳君之名余前記謂盥盤是訓導陳登所造今雖確知其誤亦存而不改以見考古之難苟耳目未周不可據為定論也

茗山訪碑記

咸淳臨安志鹽官縣無茗山成化杭州府志嘉靖縣志始有之云在縣西北三十八里高八丈周二里六十步

浙江通志引名勝志謂在縣西北四十里高十丈周二里六十步則視諸志所載更高二丈趙氏備

考謂植有松竹鳥有山雞鳩鴿談氏外志錄沈繼元詩

繼元見州志孝友傳許志金志戰志皆因之周氏海昌勝覽注亦

因之但辨沈繼元當為明成化進士仁和沈繼先許志錄茗

山詩作沈繼先亦未知何據長安鎮曹拜泉嘗言茗山社廟有

碑記宋時陳許二公驚茗救荒事為舊志所遺鎮人以

曹君遺筆屬收入志余因偕管芷香鍾署香兩文學至

長安邀徐琴譜布衣由便民倉登舟過三閘舊址出莊

婆堰橋約五六里河身曲折沈詩所謂九曲溪南訪茗

山及水抱滄浪鴨綠灣者庶幾似之至廟讀碑則爽然

若失矣碑為康熙初年刻撰人結銜 賜進士出身文

林郎 欽取內陞戶部科給事中前直隸新和縣直隸有新

河無知縣成肇毅考之進士題名碑及府志成肇毅為

順治六年仁和進士碑文首云余幼時常懷兩浙之勝

未及一覽幸入浮屠從其願也游至鹽官西北之隅云

云則斷非成君所為中云陳許二君驚茗至此時遭饑

饑將質茶之資分給衆姓以救餓莩不意二公染疾終

於此地陳許二君土人相傳祭之於社其事或非附會

而碑稱宋之直隸新安人地名今古不倫兩人名字又
失考此外絕少摭實之談前後文多不相貫似割裂而
成者舊志遺之^宜矣讀碑竟問山所在土人謂環廟三
面小隴若人家護墳土城者是高與廟齊約三丈廣數
十步周千餘步上植雜樹積土為之爾許志謂俗名隱
山今土人所名與許志合遠近數里別無山也噫我因
是益知載筆之難矣自來志方輿沿革者必以山川為
主川有通塞山無改移海昌西北舊志惟一茗山云高
三丈周二里六十步辭之詳審如此若非訪碑何事目
驗其有無耶山為地脈融結聳峙方隅衆所共覩非可

憑虛而構猶待目驗則其他文字尚可憑耶或曰然則
前人曷為志茗山曰杭州城東隅曰艮山者府志謂一
小土阜耳城門名艮山遂以土阜實之茗山者或者植
茗於此因以為名其始固有高阜不若是之陵夷也前
人不辨為土山惟范氏驥志稿云茗山土山也遂相沿志之艮山不見

於咸淳志茗山亦不見咸淳志非潛氏之闕畧也乾隆
四十九年杭州府志謂茗山已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
典職方典蓋即據近時志乘錄之耳一州縣之志屢經
修輯尚有沿誤官撰之書包括六合安能一一目驗耶
未可以圖書集成已收而謂海昌必有此山也曰然則

文字遂不可憑耶曰蓄道德能文章者必不為無實之言若傳聞異辭無所折衷則存疑傳信可書此以誌同館諸君子載筆之際敬戒之哉毋令後之人更相笑也道光丙午四月

彭墩陸氏義門記

彭墩湖在州治東北七十里並湖之地曰鰕魚臺聚處數十家皆陸姓也陸美颯有女名梅貞甫及笄而美颯夫婦死依兄致和嫂丁氏以居未幾致和死丁氏誓必死服滷汁不死以頭觸棺流血被面不死卒不食六日死弟致中年十三舅氏憐女無依議嫁之女聞佛然曰

吾家遭難若此我得所依弟將何依舅氏為此言乃我仇也速遠我自是無敢言嫁女者致中稍長為娶婦沈氏無何致中又死遺腹生子一女佐沈氏撫教之致死中死時沈氏年二十二女長於沈三歲耳今年四十有七矣日與沈氏輓湖水以灌田夜則同紡績共寢處並湖之田號肥美女與沈氏以守正勤業積力作所入得葬祖父母以下三世棺族人有言動非禮為女所聞見必正色切責之以是數十年無敢以非禮見梅貞者有不善者亦往往感化云丁氏死時年二十一嘉慶某年事甘泉鄉人曰北宮嬰兒子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趙后

所謂率民出於孝情者也若南齊書孝義傳載會稽三女於西湖采菱蕤以養祖父母父母鄉里稱為義門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焚獨誓不肯行祖父母沒三女營殯葬為菴舍墓側則視北宮嬰兒子先後一揆矣而三女一心為尤難焉乃今聞陸秀才齊壽談其族女之事不意並吾世而有奇女子若梅貞者生於農夫之家而能堅貞不字以完既毀之室與後漢李文姬藏匿幼弟保全李宗事變雖殊義無以異也丁氏之烈皎若日霜沈氏能撫遺孤與貞姑共處二十餘年矢志不貳此真蕭景陽所謂白華秉節寒木齊心者矣爰告當事以義門

表其閭而錄其事於備志庶幾區明風烈之義云

